

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

Volume 6
Issue 2 第六卷第二、三期合刊

Article 6

January 1937

潮州藝文志：卷十三

E RAO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



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

Recommended Citation

饒鍔(1937)。潮州藝文志：卷十三。《嶺南學報》，6(2, 3)，242-296。檢自：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/vol6/iss2/6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(Guangzhou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潮州藝文志

卷十三

潮安饒鍔鈍盦輯
長男宗頤補訂

集部

別集類

明

黃氏一淵遙峯閣集

存大埔某氏藏寫本，未梓。潮州舊集選本。

李樞序：季子曰：吾今學詩而愈知其難矣。聞嘗論之，文可以竟吾辭，以達吾意；詩不可以竟吾辭，而達吾意；文不限於韻，而詩必限於韻，韻所不在，雖有妙語，直當割置，決不敢有牽扯彌縫之事；文可以單行，詩必取配，宜不得其配，遂有默默十年，難焉展轉反側，若文王之思得后妃也。然二者非才不可，非深情至性，實有鬱於中，而勃於外不可；非好學深思，遲歲月以俟機感不可。「三不得」之說，余得之積水齋子焉。黃子當世奇男子，夙胎於情，長於俠，幼失怙恃，傷於怨，彷徨於山川，而久於

窮；故其爲詩，必奇無陳，必高無下，必永無近，必曠無狹，然凡其怪怪兀兀，望而難即者，皆準於人情物理事勢以爲之端，而絕遠夫堅白同異浮游之說。特其寄托深長，筆墨幽鬱者，山水之遠觀，借天空以相際，葱蒼淡漠之色，浮山水上耳。陳仲謀先生謂其氣格似韓愈，感慨似杜甫，信非虛也。閒嘗聞之，同人讀黃子詩，未有不掩卷拍案，欲急趨其人者。吾鄉昔惟張曲江使人如此，孫仲衍未能也。黃子別業之門，有天外數峯，黃子以名其閣，余取以名其集。噫！當世有黃子者，其天外數峯哉！同社友人李樞其璇序。（潮州耆舊集三十七。）

馮奉初潮州耆舊集黃處士遙峯閣集題辭。（潮州耆舊集三十七。）（不錄。）

同治大埔縣志十七文苑傳。黃淵，（余頤按：「淵」上脫「一」字。）字積水。同仁社人。幼穎悟，篤學能文，與同里隱士藍嗣蘭，程鄉孝廉李樞爲莫逆交，日以詩文相切劘。有同韓猶龍藍朱公放舟梅花潭詩云：「與子歸敝廬，巋峩飭冥眩。流沙三十尋，狀如墜飛濺。」未悉厥奇，請俟梅花遊。」明發換胸眸，飽飯投蛟齧；溌汗水則山，剽驛舫爲箭。鬼獸石千林。日要舟爲膳。長梢蘋空光，女蘿怪相戀，禹跡所不及，媯冶所不煎。最小封家姨。別置湯沐縣，與比三峽危。則以食魚倪。骯髒易抽徹，骸骸難纖援，心目膽魂爭，奇險快悸戰。高浪撲巔來，三人相莫見，鴨嘴獅狹間，微縫曉一線。我爾倂章惇，篙師豈飛燕！初下黃牛喘，龍眼漸咀羨，及過跌馬壁，荔枝萬斛嚥。自餓羅浮來，此亦河豚宴。然負才數奇，僅博一明經而終。

鍔按：積水黃處士一淵，少而任俠，遭逢亂世，逐跡不士，齋志以終。所著遙峯閣集，未悉卷數，聞大埔某氏藏有寫本。馮奉初潮州耆舊集，徵選其文十四篇。大抵氣骨鏗鏘，筆力宏宕，寢饋於韓、歐者至深。不獨修詞命意，能不染明人纖佻之習；即就余所見，如

送吳氏之吳越序，徵金贈之長安序，蔡人鏡時文序諸篇，義法整然，蹊徑自開，若列諸唐宋大家集中，實未易爲軒輊也。至其詩，流傳絕鮮，以大埔縣志所載同韓猶龍藍朱公放舟梅花潭一首論之，幽深孤峭，境導源於詩歸。然積水與人論詩，譏鍾伯敬好於嚼蠟咀脰，幽閉而不能遠，低回而不能去，始於畏粗而未免退入閨閣。(見復李其璽書)則積水又非始終瓣香競陵者。

賀氏一弘壁墩詩集二卷 民國新修大埔縣志藝文畧。

存大埔某氏藏鈔本，未梓。

古瀛詩苑前集一：賀一弘，宗頤接：(潮州府志作「洪」；大埔縣志作「宏」。)字毅甫，大埔人。嘉靖舉人，萍鄉知縣。

銘接：毅甫賀大令一弘，乾隆潮州府志耆德傳，同治大埔縣志宦蹟傳：並有傳。

謝氏宗鑑御冷齋詩集 宛在堂集。

未見

郭之奇序：儒美求詩序於余，余與儒美披瀝交也，義不可辭，然不欲依也。儒美以英敏絕世之姿，從其令先君宦游，歷覽風謠，錯繆韻籍，博聞彊志，有繇來矣。其古文詞及制義，每一出，輝映四座，千人嘆絕。迺抱質無匹，三獻猶勞，余竊憇焉；而儒美絕不見有戚然侔然之色，定心廣氣，以咏以和；故余見儒美，又自哂其固且陋也。噫嘻！儒美！其澹蕩灑落，不屑屑於時者乎！然而讀儒美之詩，撫情效志，又皇皇乎有「朝攀木蘭，夕攬宿莽」之思。噫嘻！儒美！其真不屑屑於時者乎！余懷而不能舍也，急

與儒美商之。每念冉冉將至，年歲不興，一興言於「標梅追吉」之叶，未嘗不悄然內熱也。夫懷春之女，與庸珍之士，凡其人皆與日月交相愁者，世間惟此等爲深情人。惟此等深情人，獨悄悄能興感於居諸，而其切怛惋愴，竊糾天紹之志，遂每每足生憂於天地；故繇此而春舒斷腸之花，秋落驚鬢之木，此日月之愁於人也；繇此而朱顏凋於晨風，絲髮催於暮雨，此人之愁於日月也。交相愁而不能已，而後擇興會而逞意，抒中情而屬詩，繇古樂今，淋漓靡極，是以風雅而思矣，騷而怨矣，賦而懷矣，樂府銳歌，長短聲律，各以思怨之懷，沿波而抽緒，節奏而受心矣。蔽之曰：情也；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；偷諸馮生，獨弔深而逸淺。若此者，豈天地鬱伊之氣，或寬馮生，而勞我輩哉？問管鏡賢衷聖，自寫忡忡：迺若可憂，則未免鄉人爲終身矣！迺若可畏，則四五十忽無聞矣！繇然而轉續變嬗，中有一事，最可弔如此者乎？若夫菌姑，朝忘厥生，暮忘厥死；若夫草木，春不謝榮，秋不悲落。此則品庶馮生所爲逸耳；然而其逸也，則真戚也；或戚戚于利達富貴；或戚戚於得失予奪，而奄奄老洫，茫不同首也。若此者，反不如綠酒洒丹，青蛾凋素者之較適其適矣。噫嘻！儒美其同此憂乎？今讀儒美之詩；七歌佛佛，何思孝而紓軫也；懷古瞿瞿，何式高而彷徉也；賦物揭揭，何蘊結而紉神也；紀懷悠悠，何容邃而繩志也。噫嘻！儒美真不屑屑於時者乎？余懷而不能舍也，終願與儒美商之，儒美勉之矣，將爲子歌四馬之素絲，豈徒嘆七寶之標梅哉？若必求今日儒美之詩之品，則劉勰所謂『遠遊惠巧，大招深華』，儒美有焉。（潮州書舊集三十四。）

觀古堂集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畧八。古瀛詩苑前集一。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畧。

未見

陳衍虞序：往者聲韻之學，我郡闕如。儒美先生，獨擇詩于萬、泰、啓、禎間，名藉甚。張公亮馮鄒仙陳仲謀諸前輩亟推之。僕少與公風塵未偶，遊處都同蕢蕸。三十更宵，晨鮮間。爾時僕未學詩，于公無所唱酬。後稍以篇叶名。公曾撫蘿，并我落花。自此烽燧震驚，萍踪之聚難常矣。公胎靈骨雅，攬遠抱真；於文好班馬八大家；於詩好子美，好王儲，好劉虛。好長卿，好常刺史，昌黎諸家。每當苦吟，鬱斷肝膈；音鄉韻憂珠玉。初唐之四傑，大曆之十子，方軌並驅，寢欲跨其上駟，及竟陵之書行，公頗費揣撫；然幽卉寒香，輔以秀采，雖涉其津澗，而儒美之本色自在。苟際泰運簪珥，承明璠璿之光；足以黼黻山龍，而輝陰四遠；惜乎極蠻妖，天痛日碎，聲歌之情，奪於劍戟。且天符迅催，琪筆香案，瓦亦珠繁，不留傳業。天乎！公屬纊日，僕客齋眉，遙哭以七絕三十章。夜臺無使，未知能徹芙蓉城否！浪游里歸，公已沒二十年。小阮霜崖，刪其觀古堂詩及遺詩若干卷，屬余爲序，曰：「亡叔意也」，予涉筆悲悼，落稿輒不成章。今偶命中書君，用踐夙諾。序成，越二期，霜崖已不可及見矣！嗚呼！阿大中郎，東山絕屐；烏衣玄度，紫囊銷香。我琴欲言，有音誰賞。且素車白馬，執紳無期。何時一作鶯鳴，體肖聲真，傳吊客廟渠大嗟耶？（遷山文稿）（宗頤按：此文原題謝儒美觀古堂選詩序。）

遜齋集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卷八。光緒海陽縣志藝文卷。

未見

勝朝粵東遺民錄四：儒美少負詩名，崇禎己卯鄉試第一。出分校陸輔青門。

黎遂球嘗爲序賀陸得人。遭國變，絕意仕進。嘗過其同里先輩唐伯

元釣臺，作詩云：「山勢依臺曲折成，斷橋深處蘋陂清，高人所寄皆孤迥，勝地頻年見廢興；春水苔磯枯柳臥，夕陽漁笛野煙橫。羊裘亦是尋常事，浪有桐江身後名。」

鍔按：儒謝解元宗鑑，乾隆潮州府志文苑傳，嘉慶澄海縣志文學傳，光緒海陽縣志并有傳，儒美生有異才，爲諸生時，即以詩馳名嶺嶃。與郭忠節之奇友善；忠節嘗序其詩，極致推挹，後以鄉薦掄元，明亡歸里，絕意仕進，閉戶苦吟，以娛晚歲。尋以酒得脾疾。易簷時，擘紙爲遺書猶子元汴曰：「我死，子必以序序我詩。」蓋先生無子，故以詩稿屬其姪。時元汴方從唐王漳州，得書大泣。既爲私謚曰貞穆先生，復爲作詩十章以哭之（見霜山草堂詩集）。既而故人陳園公復贈書元汴，趣早爲解元立後，並續刻遺集，以瞑九泉之目。（書云：弟聲氣頗廣，文章性命之友，首屆指令叔儒美先生：三十年覩席同，交遊同，屢冠一軍同，受憲聘同，晚遇同，拜官文同；呼盧喝雉，論史評詩，風之晨，月之夕，無間也。方逢鼎革，儒翁忽抱重疴，弟誼應視湯藥，巡問疾苦，不意輒弁肆遷，毒打堂弟，家奴重死而逃；不得已控之。鄉逆推敲，半月冤卒，始服其辜，然卒已瞑目環視矣。弟懼不測，亟束裝出門；不得一語，隔面別，意病不至彌留也。抵齊昌二月，旋聞三月晦日之變，傷哉！刎頸交情，更同悠悠行路，推心洒涕，即巧舌如簧，不能解負友之罪矣。年兄既同在客路，襄後事何人？爲今之計有二：伯道既已無兒，中郎尚有一女，惜令姪女弱質木齋，蓋爲玉碎。即易簷時，諱諱爲乃公嗣續慮，泣下沾襟，聽者無不酸鼻，今宜速擇應立以承祧，如伏跗之得伏泰，弘微之繼公陵，俾沒有敗子鬼非各歎，可瞑九泉之目者一也。大阮詩行世者，惟觀古堂集板，焚於兵火矣。文字所遺尚多，柔翰三尺，遍採四庫春華；嘔肝萬言，便是千秋血灑。恐久之，飽於蠹腹，蝕於水火，逝者精爽無所附麗，是乞子非孤；文章不傳，乃真孤也。石曼卿死見夢於友人關詠曰：『平原代意篇，是得意之作，非永言不傳也。弟非永言，傳之者，斷在

阿咸，宜遷棗剝梨，命之胡氏。別室銅盤，素賞恬裕於櫈端；芝蘭玉樹，何止碎金表，中郎可以眼九泉之目者二也。二事年兄壽之有素，但祈鴻書速發耳。弟哭詩三十章，從者歸囑焚於總帳之前，以抒哀憫。譚友競錄伯敬詩，諭鍾所親，時誦於平日鬼所往來之處，冀其來時一聽之。弟痴誠如此，聊用效築。憶曩者儒翁與弟戲言，謂我必銘于瀛宮之石；弟亦謂謐子墓者必我。今儒翁成佛在前，弟幸未墮溝洫，息壤之盟在耳，敬懸筆以待。（見種墨亭尺牘二。）于是元汴遂收拾殘剩，序刻以行。（見澄海縣志宗鑑本傳。）蓋解元詩編，御冷齋爲其少作；觀古堂則其及身所判，而身後元汴所輯者，乃遜齋集也。三書聞觀古堂集尚有傳帙，其他二書，未知存佚。要之，解元以骯髒磊落之才，遭逢叔季，晚失愛子，復經離亂，故其發而爲詩，多哀厲悱惻之音。讀其京口言懷，北上避地，過榕城諸篇，辭旨蒼涼，不僅足供詩家史料之採擇；而鼎革之際，吾潮紛擾之狀，誦此亦可見其梗概也。

宗願按：謝儒美遜齋集，嘉慶澄海縣志十九文學傳，作道菴遺稿。

黃氏錦筆耕堂集

古瀛詩苑詩前集一。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署。
存澄海紫氏藏舊刻本。

古瀛詩苑詩前集一：黃錦字孚元，又字絅菴，饒平人；天啓進士，由庶常歷官禮部尚書；有筆耕堂集。

鍔按：絅菴黃宗伯錦，乾隆潮州府志文苑傳，康熙饒平縣志人物傳，光緒海陽縣志：并有傳。錦以詞臣起家，歷官清要。潮州府志載懷宗卽位，錦由少詹升吏禮二部侍郎，不言後晉尚書。考黃道周烈皇召對記：崇禎十一年夏六月，上御中極殿，召羣臣自六卿

詹翰以下凡四十人，入殿分班序對。臣爲少詹與屈可伸黃錦，及僉院徐鑛太常朱國棟爲第四班（見漳浦集二十四）。是崇禎十一年，錦官只少詹也。又考顧炎武明季實錄，所載甲申三月之變，從逆受戮受刑幸免潛身諸臣錄，并無錦名。是閩賊入京，錦早已致仕歸田。疑錦崇禎十一年以後，卽退休，歷官僅侍郎而已。其爲尚書，以明季禪史考之，當在福唐二王時。據思文大紀，載隆武元年七月，上既立馬士英，欲入關，有爲左袒贊成者，廷議依違，禮部尙書黃錦以爲言，始定其罪（見卷三）。又隆武二年三月，晋禮部尙書黃錦太子少傅，以示優重老成之意（見卷五）。又四月准禮部尙書黃錦給假三月，往潮與新撫臣商度機宜，然後乘勝出處以謝貳有所募三千之衆，聽其調用（見卷六）。此皆錦官尙書在福唐三王時之確證。府志誌人物於明季諸臣仕三藩事，皆削而不書，故傳祇云仕至吏禮二部侍郎，縣志雖言晋尙書加官保，亦不言在南渡以後，茲據思文大紀略爲訂正。

又按：宗伯詩各縣志藝文門，均有采錄。其筆耕堂全集，澄海蔡紹秋家尙有藏本，僅一冊，有詩無文，亦不分卷數。余嘗輯宗伯遺文，僅得五篇。（重修潮府文廟碑記，改建縣署記二篇，見胡恂潮州府志二十二。靈雨亭記，馮侯祠記二篇，見乾隆揭陽縣志八；海豐重修龍津橋記一篇，見康熙惠州府志十八。）其贈張師益軒詩云：『少小班門學新時，揮斤一解便咤奇。而今構得凌烟就，老大逢人說匠師。』序云：『張益軒先生，予就外傳時受業焉。先生試以見賢後用之作，大爲驚喜。及予領鄉書，猶及見之。今一第爲詞臣，歸而先生不可復見矣。其子光興，又能以世講讀書。予思先生訓蒙之功，不可忘也，爲書一絕貽之（此序見胡恂

府志張士璉海陽縣志錄詩無序。)所謂益軒及其子光興，今府縣志皆無考。

宗頤按：黃錦文，尙有明經恢竑饒公墓誌銘，見大埔饒氏族譜。

辜氏 朝薦 桑浦行吟 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畧。

未見

雍正海陽縣志七：辜朝薦傳：甲申以禮科都奉命督江左江右粵東粵西四省糧餉。盡瘁於外。值北都失守，聞變痛哭，遂掛冠歸里，著桑浦行吟辜氏族譜，無名氏撰傳。燕京告陷，公北望慟哭，歸侍太恭人疾。思文皇帝正位福州，授公太常寺正卿，奉勅勤王。公促裝入覲，行抵章貢，而聖駕蒙塵。公復歸披縚衣，奉太恭人隱于玉簡山（即桑浦山之別名），謝絕世事。日與孝廉謝儒美、李曰仁，賦詩言志。其忠愛牢騷之懷，一涉於筆墨間。著有行吟集，藏於家。

鍔按：辜在公有疏草四卷，已著錄。其桑浦行吟，今未見傳本。余嘗訪諸辜氏，不可得。府縣志及詩苑並未採錄，蓋散佚久矣。謝儒美有贈在公詩云：「伊昔治心許，早達飛華纓。抗懷振頽流，氣與秋旻橫。」又云：「眷顧方子牟，倦游猶長卿。坐撫芳時徂，俛仰空復情。」此言在公立朝，諤諤懷方之慨，與行吟澤畔時，淒苦之狀也。在公以明季遺臣，當國破家亡，遜跡海島，眷懷故主，始終不渝。其風節實足與徐孚遠諸人並垂不朽。乃明季野史，如風倒梧桐記，及明季南畧，記在公事，多肆意誣譖。如謂與何吾驥爭權，引清兵下廣州，又言在公之父，橫肆鄉曲，潮人激於義憤，誅滅其家。吾師溫丹銘先生，嘗慨志乘之疏略，野史之失實，爲刺取群書，考其始末，別撰在公傳。于是公之晚節，始大白於天下。然余按辜

氏族譜，公於思文蒙難後，伏匿里門，迨庚寅鄭成功率師入粵，圍潮州。潮鎮郝尙久疑公與通謀，欲繫之，公乃倉卒奉太恭人逃海上，棲鷺門者三載。後尙久反正，始奉太恭人歸。未幾，清騎大至，仍走鷺門。庚子島上風鶴，潮守宋徵璧貽書勸公投順，公曰：『豈有廿年孀婦，白首而改節者，』笑而謝之。癸卯，清破兩島，公避氛銅陵。明年春，渡海居東寧；又五年而卒。明歲公子君牧，（宗頤按：君牧名諸贍，公季子。隨公出亡二十年。居海上，生子女鰯，見林青門祭賜奉太封文。縣志所稱公子之潤，乃公長子，非君牧也。）扶櫬歸里，葬公於邑之上蒲都院前塚上。凡此記載，皆足補溫傳之不及。又溫傳據陳園公哭謝霜崖詩注（原注：今年卒在公莊號子鄭錫侯及公而四），謂公卒於康熙七年戊申。考龍鼎華祭太常公文，公實歿于己酉八月；而辜氏族譜亦載公生萬歷庚子，享壽七十。所稱在公生卒年月，似與園公詩注抵牾。但考蓮山詩集哭霜崖詩，並未明言戊申，不過其詩次於戊申九日詩後，己酉送春詩前。霜崖又歿於仲冬，故溫氏以爲戊申耳。然則在公之歿，自以祭文己酉爲可信。茲因錄公遺集，及其行事，略爲考訂如右。

又按：桑浦行吟，辜氏族譜作行吟集。

林氏 篤胄 時山集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傳

未見

[補]陳衍虞序：往余屢困塲屋，憶己卯之役，介文翩翩佳公子，髮覆額，預棘闈事，余服其奧博，推爲畏友。壬午，又同秋試，余偶弋獲；介文去而從其尊人侍御先生旅京華，歷河朔，巡邊塞。挹六朝之金粉，披三楚之雄

鳳。江山助毫，家學濡染；故其才日富，筆日老，高踞十五國壇坫，巍然狎主齊盟矣。無何，長安盜覆，攀髯痛深。余一紀遁荒外，盟鷗友鹿，晚抱琵琶，猿鶴訕笑。介文獨勵不磷之操，於叢樹絕壑之間，孤燈瘦影，猶秀麗奇。家人告以罍空，仰天一笑而已。窮愁悲憤，矢口成韻，皆足兼漢魏唐宋之長。古者鼎彝，近者瓊瑈。奇則屬山飛，捷則八叉擊錦。蓋抱左徒之騷心，兼工部之忠懷。嚴滄浪所謂正法眼藏，比辟支聲聞方之蔑如矣。近同事郡乘，每揚榷今古，輒引人入勝地。讀其近詩，益喜竿頭進步。擬諸作家，譬祖龍據咸陽。六國諸侯，皆牽牲奉幣，啣璧稱臣。惜乎子虛有賦，不嘆同時；義熙以後，止記甲子；豈詩真能窮人邪？（蓬山續文稿一）（宗頤按：此序原稿題作林時文時山詩集序。據是，此書實爲詩集，非文集也。）

勝朝粵東遺民錄四：雋胄少有文名，尤工詩。晚年益肆力於學，著時山集，西溪草堂詩集。

西溪艸堂詩集

未見

宗頤按：時山爲雋胄別字，西溪草堂即其所居之地。時山詩，古瀛詩苑所收，有蜚遜七古一篇，花前秋齋集杜句七絕二首；其見於他書者，澄海縣志有贈王山長先生五律二首，普寧縣志有崑山艸堂即事七律一首；又別有題紫陽朱夫子像七古一首。

鄭氏廷槐文灣詩集

嘉慶澄海縣志十八循吏傳。

佚

嘉慶澄海縣志十八循吏傳：廷槐字文灣，蘇灣人。天啓甲子舉人。性

長厚，終其身於人無所忤。初授三水縣教諭，入爲國子監學錄，晉戶部郎中；出爲湖廣驛傳道，陞福建按察使。嘗平反官民冤獄，全活數百人，聞人頌之。後以江南右布政致仕。所著有文灣詩集。

鍤按：文灣詩今僅澄海縣志藝文門載其滄江夕照七律一首而已。

又縣志有劉子壯（黃州課士錄：劉古猷子壯，黃岡人，順治六年狀元，官翰林院修撰。有屹思堂集。）書贈鄭文灣觀察詩云：「古之作詩人，其詩自有修撰；今之讀詩人，其詩乃在評。若復學詩作，我心何所著；若復從詩尋，評者惑我心。昔亦有何韻，今人坐相困；况乃限其聲，何以發高論。我心灑然起，天地不敢止。且不知風雅，何況盛唐諸君子。父子不同貌，帝王不襲禮」（縣志所載劉詩止此，疑後有跋文）。又有胡兆龍，（計東改章文集：胡兆龍字子袞，號宛委，山陰人。官禮部尚書。所著有息游堂集。）寄懷鄭文灣夫子詩云：「朝簪抽罷臥簾籬，石竇松烟靜裡過。尺素北來鴻雁少，青山南望白雲多。閒園種就三花樹，佳句工傳五字歌。可憐金陵門下士，春風座遠悵如何！」古猷宛委皆清初名士，後皆致身通顯；而所爲詩歌竟及與文灣贈答，則文灣雖以明臣致仕，其卒或當在順治末年也。

蔡氏文蘭亂後草 乾隆潮州府志三十遷逸傳。

未見

海東旅人集 乾隆潮州府志三十遷逸傳。

未見

勝朝粵東遺民錄四：文蘭字免生，澄海人。崇禎癸酉副榜。少從津浦

黃道周遊甲申之變，更名守文，遜跡巖谷中。窮愁落寞，多發爲詩歌，以寄意。著有亂後草，海東旅人集。

錄按：蔡高士文蘭，乾隆潮州府志隱逸傳，嘉慶澄海志高潔傳；並有傳。

[補]王氏之驥存笑稿 蕉尾吟草上。

未見

[補]楊世勳蕉尾吟草上：王之驥字蓬村，明季諸生，澄海富砂人，著有存笑稿。

宗頤按：王之驥事蹟，府縣志無考。楊世勳蕉尾吟草上，有讀王蓬村存笑稿詩云：「一代尊賢報，憐君命不辰。淒涼傷故國，慷慨篤儒巾。山水供吟卷，鶯花悟性真。從來當晚季，志士獨艱辛。」又云：「壯歲甘淪落，斯人邈不群。行蹤同野鶴，身世等浮雲。破涕聊爲笑，逃名豈用文。遺編幸無恙，誰爲振清芬。」據此則蓬村固明季遺民；所著存笑稿，楊世勳既及見其書。世勳距今未及百年，或天壤間尚有傳本，未可知也。

[補]黃氏琦杜集約 順治潮州府志六。

未見

[補]順治潮州府志六：黃琦字瑜聞，饒平人。領萬曆庚子鄉荐，再上春官不第，遂擣室山顚，讀書其中。所著杜集約，與虞趙見解頗有異同。年四十，(饒平縣志作四十九。)以攻苦病卒。

李氏 士淳 三伯軒文集四卷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八，光緒嘉應州志二十九。

存 光緒嘉應州志二十九。

鍔按：士淳有程鄉縣志已著錄。所著三伯軒文集，嘉應州志謂書有傳本；然今未之見也。士淳在明季頗以文章學術爲潮人所宗。吾鄉陳園公即出其門。其文散見於胡恂湖州府志，溫仲和嘉應州志者共五篇。(胡志有謝巡道平復序，重修松江書院序，倪邑侯平寇記；溫志有重修儒學啓聖洞記，登奎文閣塔記。)彭廷梅國朝詩選，亦收一首。(詠蚊五言律詩。)而予攷胡恂府志二十四，別有「壽山仙蹟」「朋山龍潭」七言律詩二首。嘉慶平遠縣志五有程處士祠五言律詩一首。

宗頤按：古瀛詩苑云：「李士淳有三伯軒集」，無「文」字。康熙湖州府志九作「三集」；士淳詩文，見載於所著陰那山志者尙多。

李氏 以貞 石塘集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八，光緒嘉應州志二十九。

未見

勝朝粵東遺民錄四：以貞號石塘，孝友著於鄉里，國亡，不樂仕進，以布衣終。嘗題鄭所南畫蘭呈士淳云：「黍離麥秀歎周原，憔悴蘭英散澧沅。纔得騷歌弔魂魄，又無王土寄愁根。棄之沙灘花無語，寫向雪箋淚有痕。繡檻珠簾重佇目，風流不及趙王孫。」著有石塘集，時稱其浸淫騷選，大類黎遂珠，蓮鯢閣集，鄙露矯雅。

鍔按：石塘李布衣以貞光緒嘉應州志有傳。

廖氏衷赤五園集 光緒廣東通志藝文略八，光緒嘉應州志二十九。未見粵東詩海：衷赤字蓋孟，程鄉人。崇禎間舉於鄉，食貧力學，詩酒自娛。光緒嘉應州志二十三：衷赤文章淹雅，援筆立就。邑中著作多出其手，所著有五園集。鍔按：廖衷赤，康熙潮州府志，光緒嘉應州志：并有傳。衷赤有悲今昔詩，見粵東詩海。張氏珩蒼蒼亭集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八，光緒嘉應州志二十九。未見張氏琚旋溪集 光緒嘉應州志二十九。未見勝朝粵東遺民錄四：琚字居玉，珩仲弟也。年七歲，詠鸚鵡詩三十首，稍長，讀書淹貫。學使魏環初稱其文，有古大家風。崇禎己卯登鄉薦。丁亥兄珩殉難，由是一意泉石，與李楩諸人爲煙霞四友。著有旋溪集。學者稱旋溪先生。鍔按：張孝廉琚，雍正潮州府志，康熙程鄉縣志，光緒嘉應州志：并有傳。李氏一楫詠史約言 光緒嘉應州志二十九。未見

帝王歌 光緒嘉慶州志二十九。

未見

李氏 檄函秘齋集二卷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界八。存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界八。

陳衍虞序:湯霍林先生有言:「我惟今之爲文者,已則無胸而借人舌也。借舌已卑,况所借者文唾之餘乎?」予謂此道因緣,古人若別畛殊疆,實轉轉相借:左國借六經,腐史則借左國;聲詩莫盛漢魏,而漢魏借風騷;諸體莫備三唐,而三唐又借漢魏。宋元而降,沿藍出青,薪炭不燼。但高者借其神骨,卑者借其粉澤。至若尋鬼枯椿,遲鴻沙爪。茂茂毫毛,變爲脂醴。是則柔舌猶存,而張口受唾,不堪爲婁家兄弟奉巾帨矣。雖然胸具砂篆,古人不乏李、孟、孫、樊輩,褫脫俗芬,不啻烈風擊檣。其言騎危鞭險,或揮肉琅瑯,或排蕡選蕊。竊謂茫茫古今,無與儻其奧異。茲乃有人焉,承談彪之微,風奮遷固之異。橐蠶叢路,絕斧開雲,如來經行寥寥避趾,登昌谷、貞耀之堂,入孫樵、樊宗師之室。方且唾生押忽,舌簇都梁,借云乎哉?其人伊誰?吾友其也。二河夫子聲鐘鏘而舒國華,其璉變本加厲,文振珪琳,而奮逸響。窺其所有雲夢吞胸,誠琪苑之遐柄,瑤峰之極路。君讀函秘集,望洋而驚,自悔結舌之不早矣。難弟其拔,雋采琰心,每欲火攻伯仁,試質吾言,阿奴當不河漢。(還山文稿)。

〔補〕噫吟 遙峯閣集。

未見

[補]黃一淵序：吾其穉盟兄，前此爲詩，未嘗出以示人。余嘗偶見之，兄攢而還之。余退而喜，喜其不汎濫畧易詩也。譬之淬千金之劍，必不於溝瀆之流；灌萬頃之田，必不用於擣石之水也。有如汎濫畧易，詩而得詩，是古聖賢垂世之書，行道而拾也。以至清至貴之物，而得之酒肉交攻之中，豈有是？兄志士也，所以不汲汲逐隊爲詩。余方幸兄爲詩必也。皇天悔禍，佑我聖人，赫然奮伐，內清外蕩，作樂歌功。尊公爲相，兄爲史拜而受命，退述公劉后稷勤劬開國之因，艱難王業之事，以告天地，以諷來茲，以瑞金湯，世世而不謂，乃今爲式微黍離之音也；詩成而國事非矣，奈何？嗟夫！甲申之役，尙忍言哉！時兄在天外，不得君父存亡消息，向余抱首泣血，卽夜長征；而地方囁聚，乃留余看守二家俯仰，身仗劍獨行，陟逼阤帖，捫天門，淋漓盡痛，暨初度之夕，得見尊公生還，褰裳拜舞，秉燭相對；而尊公出錦囊中，血淚斑斑，且吟且嘯，且泣且和。昔之攢而還者，而今決積水於千仞之谿，轉圓石於泰山之巔矣。余雖欲出千手臂以掩其口，甯有及哉！昔云：曷不賦詩退敵。余謂兄詩且可退敵，但不能灑肉食諸公已死之心。已冷之氣，一刷其平日貪婪無恥之行，媚嫉之胸，門戶之見，一切虐民蠶國之技耳。如使真心未死，人氣猶存，讀兄詩，如飲上池水，剖腹灌腸，改絃易轍，同心戮力，專以社稷爲憂，矢死滅賊，則其中興之業，引領而俟之。余復見江漢常武諸什出兄懷袖耳。（潮州舊集三十七。）

宗頤按：李穉函秘齋集，光緒嘉應州志二十九著錄，作函秘軒詩文集，阮志此書云存二卷，予則未見，黃一淵有噫吟序，不知卽詩集中之一種否，今並錄之以俟續考。古廟詩苑收穉詩，僅霧行一篇，雍正潮州府志藝文門，所載復有和于學使，蓬萊五言歌行三首，陰那山七言長句二首，格調高古，園公所謂

「振珪琳而奮逸響」者也。

丘氏道光來青樓稿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。

未見

大雅堂稿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。

未見

同治大埔縣志十七宦蹟傳: 邱道光字厚卿, 湖寮人。萬曆丁酉舉人。

授雲夢令, 擢孝廉。性剛不媚權要, 諸長樂教諭。又五年陞肇慶府教授, 晉鑑遠郡推官。署銅仁守, 會九股苗叛, 單騎撫之。制府王公稱其才德爲黔省第一。聞父喪歸; 卒於長沙。著有青樓大雅堂諸稿。

宗頤按: 吳頤頤治潮州府志云: 諸稿未梓,

人多不知其名。惟其子厚卿, 留有大雅堂稿, 故存焉。

饒氏壇莊言集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舊更傳。

未見

謾言集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舊更傳。

未見

白笑集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舊更傳。

未見
李士淳奉直大夫寧海知州于岸公墓誌銘: 公生穎異, 總角能文; 既歸休綠野, 飲酒吟詩, 以樂餘年。著有白笑集, 莊言漫草諸稿。

銤按：于岸用恒饒知州燈，中翰與齡三子，乾隆潮州府志循吏傳，同治大埔縣志宦蹟傳：並有傳。

楊氏時芬楚游集 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畧

未見

[補]漚遊館稿 順治潮州府志六。

未見

[補]順治潮州府志六：楊時芬字叔鬯，少年有才名，著有楚遊集，漚遊館稿，行于世。詩以李供奉爲宗，而字學則宗率更。片簡殘札，時多秘襲云。年三十卒，士論惜之。

宗頤按：楊時芬爲刺史瀧子，教授一廉孫。光緒海陽縣志二十九藝文畧，漚遊集案語，謂爲一廉子，萬曆庚子舉人，并誤；萬曆庚子舉人乃瀧之季子時英，非時芬也。

又按：漚遊館稿，光緒海陽縣志二十九藝文畧作漚游集，奪一「館」字。又三十七楊一廉傳，作漚遊集亦誤。

楊氏闡詩集 同治大埔縣志十七文苑傳。

佚 康熙潮州府志十七。

同治大埔縣志十七文苑傳：楊闡字今鶴，白侯人；瀧之孫，時芬子。好涉獵百家諸史，工詩善書。與弟湘陰令開俱隸庠序，試屢前矛。壯歲卽棄諸生服，與吳問卿殿邦，徜徉山水，酬唱無虛日。後偕太史郭公之奇黃公奇遇遊吳越江楚，道齊梁入都門，詩學日進。修揭陽大埔縣志，歸老海

陽之龜湖，年九十一卒。所著詩盈尺，張公亮明彌序之。

[補]康熙潮州府志十七：闡所著詩，貧不能梓，散失無存。

宗頤按：楊今鶴詩，據林杭學潮州府志，當時未嘗付梓，清初已散佚。百侯楊氏文萃下所收楊氏詩文，闡有浮春淡花舟七言古體，遊崇光巖五言近體二篇；今鶴詩存者僅此。

蔡氏承瑚善居集 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略。

未見

鍔按：用岳少時，與陳園公同入復社（見復社紀事。）後令崑山，治行稱江南第一。去任之日，崑山人朱集璜（集璜字以發，柏廬先生之父。崇禎乙亥以諸生對策殿庭獲上第。乙酉南都陷，崑山相繼失守，集璜死之，學者私謚爲節孝先生。）爲文以送之。茲從觀復堂稿略，（集璜所著文集。）逐錄之如下，以見用岳在崑治績；并補志乘所不及焉。（其詞曰：粵東用岳榮侯，治崑決議，樂豈周翔，刑政清簡，士民愛之，忽奉朝旨，將就改調格，而今去有日矣。侯之去也，在侯誠可慶，而吾邑不造也。邑人心不盡離列，然貞者真，奸者奸矣，賦若禋海矣，積弊疑鬼神矣，民大資謀不入矣。前此十數公，悉以摧蠻敗輸，莫可解免。侯舍此去，是起十仞之溺，襲沸蜃之安也。侯所以聞報，遠然即愛。侯莫若今開府黃公，侯於公誼故師弟，其不謀之侯，而決計於茲者，或出此。所謂可慶者，不以此乎？若邑則惜之已。邑長致心民依者，自翁樊兩公後，蓋讐言之：侯以文章名天下，而慈惻自天性，食息無非民者。侯嚮民，不娓娓作煦濡語，而推燥就溼，殆有深焉，民安矣；厚其交而輕其民，時趨有然，游棄可謂，而邑中連破家如射宿鳥，孰能忍之？侯不徇一客子，民安矣；邑宰之堂，珍異日新，至搆意雕琢，益不可言，侯短葛敝褐，不入一絲，又進粗糲不顧，使都人士不知逢迎何等者，民安矣；大奸易藏，司數是已，此輩並以不費致身，故多售奇技，稍富人，以甲移乙，以一譏士，册碧字洗，賦彌不登，侯招

之無或置者，而民又以安；惟是之故，民衽席之，寢夢爲帖焉。侯之於民如此，而何以去也？夫天下有足知多才，而事以集；亦有足知多才，而民忍以悖者：兩者固不蒙也。侯似不足於才知，然唯不足，則有寧處拙謫，使道足養人，而不忍以所能傷人者，是故而人不忍悖也。今歲旱蝗薦臻，不盡死。饑左歲貲粟，後民大饑，斗米八百錢，民何恃而不搗竿起。徒有侯蚤夜安輯規畫平糶，息訟消萌，以有今日也。侯如此，而何以去也？愛侯者曰：「地敝矣，時艱矣，非侯之才所得理。」然道足養人，又衆之所恃而卒不免於去，此邑士民之所以爲侯惜也。今侯行矣！將何所期於侯；侯又何以慰我郡人士。敬酌酒祝曰：「侯至仁矣，侯即他徙，願俟禡威斷，資其樂豈，以無負黃公之指。」父祝曰：「侯今往，異日者，以循良故得展夙昔，無忘都人士之愛侯也！澤之者不厭深也。」又酌酒以徇於衆曰：「邑宰之行，屏履衣櫛，莫給從者。況世有若侯者乎？爾人士見侯宴賞蕭條，莫不咨歎，以爲希有。其益崇此懿好，以即爾舉，以不負侯，庶天鑒爾衷，而後來者皆真吏也；則侯之可廢者，乃真可廢；而民之不造，亦永賴成人之有德也。」

宗頤按：雍正潮州府志二十二有承廟鄉約序一篇，未審卽善居集中中文否？

郭氏輔畿洗硯堂文集 郭心宜撰傳。

闕 洗硯堂輯鈔錄本。

秋駕草 郭心宜撰傳。

闕 洗硯堂輯鈔錄本。

情譜 郭心宜撰傳。

闕 洗硯堂輯鈔錄本。

輔畿自序：美人多怨，烈士多悲，惟其情也；情則奚往不深，而予獨鍾於傷心扼腕之際。嗟乎！此余所以有感而莫能已於言也！感極思生，孤靈靜遠。每當落花淒雨，芳草斜暉，發弔古之悲音，諷迴腸之舊譜，往往怨聲透紙，塞心頓開，是則世間憂憤詩草，唏噓文字，皆余之詩文也；余又焉從而詩之文之，無奈艷思繁人，筆花相亂；間亦法香菴而鑄句，磨熊胆以書詞，雖心織未工，腕墨徒愧；而鴈聲鶯囀，嘵笑因之矣。此所以自名情譜也夫。（洗硯堂輯錄。）

梁亭表序：杏署鬢齡而以八股文雄郡邑。至與予傾蓋投知者，實定於乙亥之春。旋以文事相商，詩歌印可。則余見其日試萬言，倚馬可待；抑「清新開府」，「雋逸參軍」；詩文並極其致，洵別才，非關學也。近以詩藻授觸工，命曰情譜，夫詩文豈有別情哉？故嘗流覽千載，上下古今。詩變而楚騷興，太史氏賞其好色不淫，怨誹不亂，情基正矣。嗣是漢、魏、六朝三唐，沉鬱悲壯，惋惻深摯，亦自各稱擅場。大都尊雅淡，而絕靡曼，則論詩之品定也。杏署所為詩若文，類脫胎於莊、騷，而寄情於陶、謝。其藻思綺合，清麗芊眠，則「相如子雲，同工異曲」。弱冠地位乃爾，余又烏足以量江海之大哉！雖然，余亦有効宅山於杏署者。夫詩豈有別情耶？詩以寫幽遣鬱，風流文豪，多索課房帷花鳥間。感甄妖夢，宛轉裴徊，秋輝春韶，情事欲絕。而觸懷痛哭，遇事唏噓，類杜老喪亂之悲，效江淹恨別之苦。時復使酒罵坐，拍案豪舉。或薄腐鼠於功名，聞嗟冥鴻於遇合。冉耕歌其末旨，顏闥敗其叢蘭。語謂詩本窮物，遂能窮人。有情無情，使我墨濤筆花向人色飛魄落。非關詩癖，轉眼情癡。則所云「好色不淫，怨誹不亂」者，視此真稱神聖於詞場中矣。杏署生為名家子，幼而負出世奇才，勇爵爭鳴。日者虎視石渠，藉以鼓吹休明之運。會須祖四始六義，灝氣渾

合，稱詩正而葩。咨署肯作鈞錘細響耶？余向來學文稱詩，癖喜雅樸渾奇之調；而筆墨之澁，不能暢我胸中所欲言；意興之狂，亦咄嗟世界所未及。何敢爲咨署道。願余與咨署相命千秋，必且互商於隻字。袁坤儀先生嘗稱三百篇中，備極壽考福履之盛者，厥辭未嘗不工，固知善端不作牢騷態耳。人言三斛純灰，澆盡英雄胸中魂魄。余請得以百鍊銅爲咨署割去繞指情緣。咨署其以余爲知音否？（洗硯堂精鈔）

楚音集 郭心宜撰傳。

闕 洗硯堂精鈔錄本。

李樞序：余年友琴牧張翁，代間偉人也。夙以文章高視海內；然尤宏獎風流，增益標勝。其蒸蒸雅好，不啻揚祭酒千頃。斯韓吏部于吾家文饒者，必翫曲成就之而已。余今朝，見吾兒，文□于門牆，因挾所私，著爲恭雄。乃輒辱許與，謂孺子可教。其舌端喃喃，若以爲足當，此間一郭生者。余詫之而廉之，而知爲吾咨署也。蓋余任後琴張一載，故咨署獨先受知，非余之知咨署後也。咨署方結髮，輒標表藝術。其知咨署猶有先琴張而追琢之，則多琴張翁力焉顧與琴張翁，君每謂中原文獻之氣，若隔□□□□南北。余經此言，未可與嶺南君子道。茲復能推獎咨署若此，則咨署所得，方福齒遇於琴張翁者可知矣。夫文章事在千古，當不以隱愁慘務，康樂加思。咨署以申尊孝廉，君枉爲俗掎摭，幾獻齒而後獲全。乃神潛淵鏡，言必珠玉。恣其忿恨，發爲聲歌，茲集「楚音」所錄也。詞微過秦，義同吊屈。感加膝而發清商，驚墜淵而激徵羽。所謂詩三百篇，大抵發憤之作耳。彼噭噭者，將以自鳴其堅白，亦直抒臆而出之，奚必楚音非元音哉。若夫七真成於子建。吾君咏自延之。文通賦「恨」以徘徊，中山聞樂而竊嘆。

莫不聲宣金石，義貫丹青，咨署勉矣。以子才所到，豈但以一「楚音」鳴者。顧域茶陵頑土間，直不擇地而生耶？表龍章于裸壤，奏韶武于蠻俗。卽微尊君枉，安能宜於貴遠賤近，向聲背實之耳目乎？雖然，琬炎宏璧，所在欽寶，烏知世之知咨署，不猶琴張翁之後，復有余不俊哉！余兒與咨署曾一握手金城，其聲氣頗在珀芥間，余援莫知，知以琴張翁之言，亦卽以知咨署云。（洗硯堂輯鈔）

菱青集 郭心宜撰傳。

闕（洗硯堂輯鈔錄本。）

李楩序：咨署之尊人，與余家君同舉於鄉；家君兄事其尊人，予因與咨署幼而相習，誼同兄弟，稱世交。咨署生而碧梧翠篠之容，長而威風神龍之譽。垂髫時，才名噴噴，噪人，當道具眼者，無不願邀一揖，見形以為美瑞，聞言以為好音；然咨署殊自標幟，不屑與一輩比比者交；而焚琴煮鶴，蘊蘭折蕙之爭，亦譙譙尾羽矣。戊寅，（洗硯堂輯鈔臆改爲乙酉。案序文作壬午，安有預言乙酉之理，蓋據輔畿與林濟八書改正。）尊人園勇櫻難，咨署遂以奇人得奇禍，覩覩萬籬，結轎備至，得金壇張公亮師力乃解。予猶憶及先輩袁石公云：「文人九錫奇禍，俠居二焉。」若咨署者，禍可謂奇矣。彼金壇先生雖在師席，正自李白之於汾陽也。予讀先生近集，笑語咨署曰：「蘇長公文以海外奇，先生令榕城，未海外而亦奇；蓋維子之故，予文繇先生而奇，先生文未始非奇於予，可謂相與而有成也。」曾以奉似先生，亦相視而笑。咨署今年方望壯，於書無所不讀，於文無所不作；然尤好平章風月，調弄佳麗。青樓醉後之歌，「一片孤城」之句，非咨署而誰？咨署殆奇於情，逼於禍，而益烈焉。計自咨署文出！嶺以南風物日美，川巒日

楊柳。知音不遇，好事無傳；焉用交之，徒肝膈耳。乃年來柳月梨雲，曾與悲於短夢；翠霞脂露，空惆悵夫餘香。驚乎精衛之堊，思刻潛英之貌。愁山莫徙，恨海添瀾；亦復繙嘆成篇，縹嗟作句。是知苑枯之什，人生之所不能忘也；今昔之悲，予心之所未能忍也。矧夫鴟啄靈根，鷺拔珠樹；故園蔓草，舊屋寒煙。楚苑既長蘚蕪，漢陵方冷麥飯。愁聞漏火，忍見銷銅，聽風雨於燕子磯邊，徒傷金粉；想音塵於墨花臺畔，弗續人琴。嗚呼悲已！回首舊歡，宛如昨日；還思往事，頓是前朝。閱興廢而壯志將灰，歷艱難而雄心殆盡。所謂恩牽腸直，憂使眉皴；感慨百年，詞非一指，文難屬鬼，詩易窮人。世之哀吾者，弔禾黍之離離，悼斷香兮漠漠；庶無訾於牧之之感舊，與衛玠之言愁矣夫！（洗硯堂輯鈔。）

飲蘭紀曠 郭心宜撰傳。

未見

洗硯堂輯鈔

存 道光刻本。

同治大埔縣志十七文苑傳：郭輔畿，字咨曙，大麻人；聰穎絕倫，讀書過目成誦，髮未燥，便能出語驚其長老。稍長，又自刻勵下帷，堆積羣書于坐榻之四面，日夕繙閱，噴沐俱廢，謂之坐書井；讀畢乃束起，謂之出井。以故制藝鯁玉毫，典贍環瑋，為時髦所推許，揭陽令張明弼延致官署，習詞賦。張故江南名進士。淵源指授，學業益進。邑學博梁無疇有東咨曙詩云：「茶山翹跂看鵬翥，九萬扶搖誰可語；怒飛搏擊大驚人，與我相期郭咨曙。咨曙燥髮負琦瑰，靈根異骨自天開。胸中磅礴驅今古，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。十年讀書破萬卷，一生元鑒堪吾選。」陸海潘江

笑未工，元草、易林渾似淺。登壇仗劍騁中原，左執鞭弭右橐鞬。汗牛著草時盈笥，倚馬揮毫日萬言；萬言倚馬筆如走，竽瑟爭鳴兼不朽。兩都詞賦囊千金，八股文章嫌敝帚。咄嗟古瀛一少年，少年漢思何芊芊？吾生性僻耽佳句，胸謝令渠述作傳。此日青雲飛白社，凌雲獻賦稱司馬，長楊、羽獵後先名，早晚薦雄文似者。桃花樹裏百花馨，茶山鬱鬱向青青。若問陸沈論避世，與爾相期著作庭。」崇禎壬午以第二人舉於鄉。丁明季滄桑，懷才莫竟生平，著作散佚，僅傳閨怨詩百首，落花詩三十首，膾炙人口。

古瀛詩苑前集一：郭輔畿，字古瀛，大埔人，崇禎舉人，有金牆集。

鍤按：郭古瀛少年英穎，聰明絕世；所爲詩，錦心繡腸，鮮有倫比。晚遭國變，氣益激昂；而美人香草句中，時寓黍離麥秀之意。金壇張公亮（名明卿，崇禎進士，時令揭陽）最激賞之（公亮有贈詩，見洗硯堂輯鈔）。古瀛詩苑載古瀛所著有金牆集；大埔縣志則言生平著作多散佚，僅傳閨怨詩百首，落花詩三十首。今所載舉洗硯堂諸集，乃從郭心宜撰傳補錄；其原本皆不可見。道光中，古瀛裔孫中城等，搜集各集遺本，雜糅詩文，重行編次，爲洗硯堂輯鈔。其書選錄刪汰，頗多失當；字裏行間，又往往臆爲改竄。如五律中對鶯自詠，古瀛詩苑起句「饑啄紅香細」。輯鈔「饑」改作「空」。既曰「空啄」安得有「紅香細」。又如七律中，木棉庵見誅賈似道碑，詩苑起句：「荒垣落日草芊芊，愁聽行人說木棉。」何等含蓄蘊藉，而輯鈔「草芊芊」改作「斷碑懸」。又領聯之「白骨何能聞蟋蟀。遊魂疑尚滯歌筵」。輯鈔改作「白骨有知猶覩蟬。遊魂尚醉不朝天」。「不朝天」三字成何語乎？他若「鸕鷀杯前曾細語，芙蓉江上只相思。」「曾細語」之改作「曾共醉」，「只相思」之改作「又相思」。「枕畔溫

柔真隔世，坐花微笑是何時。」「溫柔」之改作「淒然」，皆與原作意旨相遺背；諸如此類，不勝枚舉。然咨曙遺著，散失已久。中城生二百年後，能追溯先型，加意搜羅，重為編刻，是不可謂非肖子；而後學之欲獲觀咨曙文字者，尤終賴此編之存，其間雖少有疏舛，未可以一眚之累，遂棄置也。

辜氏 蘭凰 嘘雪庵集 雍正潮州府志二十四。

佚

雍正潮州府志二十四：蘭凰，閩卿辜朝薦女，適貢生夏含曜，癸巳城陷，凰恐受辱，自經死，著有嘘雪庵易解二集。

易解集 雍正潮州府志二十四。

佚

鍔按：辜閩卿一門風雅，頗類吳江葉氏。閩卿弟朝采，號願小，志稱其築四香堂，聚書萬卷，著述甚富，而至今一字無傳。（陳闡公有次韻寄答願小律詩四首，見蓮山詩集十。而願小原作，今則無傳。）蘭凰以弱女子死國難，尤不愧其家學。所著嘘雪庵集，易解集，亡佚已久。詩今僅存春闌一首，載胡恂府志藝文。（其詞云：「入簾雙燕傍人飛，二月香巢語尚微，架上落花紅點映，牆東飛柳綠侵衣。琴書雖了平生願，鉛粉偏於世俗違，無限垂欄一淚眺，不堪芳草載斜暉。」）同時閨秀與蘭凰並以詩稱者，有韓古真，（字月香，海陽人。）邱恭，（海陽人。）趙機，（海陽人。）謝玉娘，（揭陽人，海陽文學陳藝衡繼室。）許蕉，（海陽人。）洪寶（揭陽人。）等。其集均無可考，因錄辜氏集，並附識之。

羅氏萬傑 瞻六堂集二卷 馮本初題辭。粵東遺民錄四。

存 乾隆乙酉餘軒刊本。潮州舊藏集選本。

沈德潛題辭：明揭陽羅公貞卿，以名進士起家，歷官吏部員外郎。思陵召對便殿，問修練儲備四事，敷陳體切，深中時艱。家宰鄭三俊，澄清銓政，倚公以理。內艱歸里，甲申，聞變，將散家財報國，不果。南渡駁徵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。馬、阮用事，辭不就職。雅好爲詩，凡出處之際，身世之感，無不寓之篇什。其詩真率自矢，不假藻繪，和平溫雅，冲澹希夷。格合三唐，體兼劉白。散體之文，真摯樸，不事矜奇炫異，固風雅之正宗也。萬歷中，公安竟陵，矯歷下婁東之弊；倡淺率之調，以爲浮響；造不根之句，以爲奇突；用助語之辭，以爲流轉。杳渺幽晦，墮入鼠穴，鬼國詩歸一出，詞壇無不降心相從，聞聲遠應。而公獨以風雅爲宗，不染餘習，卽其詩文亦可謂獨立不阿者矣。又聞公滄桑之後，披髮慟哭入山，日學枯禪，絕口不談世事，三十年足跡不入城市。國朝收用遺逸，邑令入山勸駕，公答詩有「道人只合孤峰頂，臥聽康衢擊壤聲」句。昔國變後，熊給事魚山止於華山寺，方簡討密之止於高坐寺，金臨清道隱止於丹霞山寺。昔遁入緇流，以公較之，豈非合志同軌者與？公歿，鄉人謚曰文節先生，洵無媿焉。乾隆甲申中秋長洲後學沈德潛題并書，時年九十有二。（瞻六堂集卷首）（亦見潮州舊藏集三十五。）

饒堂序：顧寧人先生曰：「詩不必人人皆作」，稽古賢豪，樹德立勳，奚必藉韻語以傳。間或性之所近，往往諧聲成文，用以發抒其忠憫，陶寫其天真，則雖或微詞短詠，如吉光片羽，爲世寶貴，又奚必楊鐵崖之十萬首哉？吾浦雙髻山之磬湖寺，爲明季銓部庸菴羅公托跡地。憶余少時，過

游，寺僧之老者，猶能傳述當時孤忠慷慨，轉入枯禪之狀，如見駱賓王祝髮靈隱時。越數年，公之元孫紹度希文兄弟延余司講事于響葉山房，乃獲誦公瞻六堂詩。味其中懷宕逸，格韵蕭閒，又如讀金道隱偏行堂集。顧家經兵燹，十不存三，每慙憇其裒集成帙，付之梓以垂後。又十年，希文乃出其所校定者，沈宗伯旣序其卷端，受而讀之，亦足見公忠悃之發抒，天真之陶寫，有不能自己者。雖然，公之高風亮節，爲明季潮海中一人，表章之任，自有銀臺金管，初何庸贅？余惟深嘉紹度希文之無忘乃祖，相與兩夜燈窓，互相校訂，而茲既克成厥志云。乙酉花朝日茶嶺後學饒堂題。（瞻六堂集卷首。）

陳際泰序（瞻六堂集卷首）（不錄）（亦見乾隆豐順縣志藝文。）

吳本泰序（瞻六堂集卷首）（不錄）（同上）

馮奉初潮州耆舊集，羅吏部集題辭，（潮州耆舊集三十五。）（不錄。）

[補]饒宗頤跋：右羅萬傑瞻六堂集二卷，爲詩一百九十篇，文十三篇。

萬傑字庸菴，一名貞卿，揭陽人。崇禎甲戌進士，官至吏部員外郎。遭明鼎革，棄家爲僧。志行文章，絕似宋末華亭衛宗武。其祝髮入山，年僅三十。居山數十年，物外鴻冥，卒成探薇之志。所爲詩歌，風格適遠，鮮蹈江湖纏獵之氣；而皆心存故國，抱痛至深。文則冲淡雍容，雅有法度。在明季潮州諸賢中，尤爲傑出。今所傳瞻六堂集上下二卷，乃乾隆中，庸菴曾孫廷祥所輯刊，距庸菴之歿已七八十年矣。攷集中山居雜詩七絕八首，及偶成五絕二首，以豐順縣志藝文所載校之，全詩不同者四首，而藝文有人日游七娘灘值雨七律一首，元日值雨用雪樵上人韵七律二首，今本集中俱闕。又潮州耆舊集三十五錄庸菴文，有郭正夫墓誌銘；鳳隴薛氏族譜，有庸菴薛氏遷廓祠記；均爲此集所失載；然則庸菴詩文遺佚者多

矣。饒堂序稱家經兵燹，十不存三，以此推之，其言足信。此集雖非完本，然同、光時已非易覲。光緒揭陽縣續志藝文，此書注曰「未刊」，可知當時修志者，於庭祥所輯梓本，實未寓目也。

羅濬文節公傳：公諱萬傑，字貞卿，號庸菴，鄉人私謚曰文節先生。其先世譜出豫章，宋末有諱安者；自閩莆田之官來粵，愛揭之佳山水，因卜居焉。十餘傳而生公，揭邑諸生鄉賢衍六公第三子也。年十八，登崇正庚午舉人；甲戌成進士。甫釋褐，丁外艱服闋，改行人，司行人，兩奉冊使封吉、荆二藩。庚辰，召對便殿。給筆札，問修練儲備四事；敷奏無諱，深中時艱，隨擢吏部清吏司，尋轉員外郎。時家宰鄭三俊力澄銓政，以公正直不阿，破格畀以選事。公一矢公慎，請託不行。任事一年，復以內艱歸里。值揭邑祲倡，境內殷戶出糶，全活甚衆。甲申三月，變北耗至，輒蹶然起，憤不欲生。會南都舉號，盡廢其家產，約同志勒兵勤王。已聞朝政日卑；將驕兵悍，上下嬉逐無度，乃聲咽氣塞。徵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不就。散諸勇健痛哭入山，結茅於埔陽之雙髻峯。林棲谷汲，日習枯禪。時有同里被難諸生，祝髮稱語山者，相與酬唱詩歌於烟嵐竹樹中，三十年絕口談世事，足不履城市；雖家人父子邈如隔世。興朝定鼎，海宇廓清，簡求遺逸。常道爲具薦牘，敦勸出山。公有卻聘詩云：「竹馬迎來冬日溫，條風遠拂龍頭村。首陽亦屬同疆里，敢道食薇不是恩。」又云：「一掃浮氛今已清，幾家鷄犬月中行；道人只合孤峯頂，臥聽康衢擊壤聲。」著作殊多，率逸其稿。疾革遺命題碣曰「明龍山樵夫之墓」。以自志，其躬丁厄運，忠孝未純云。康熙癸酉仲春茶陽族孫濬拜述。（瞻六堂集卷首。）

[補]王宗昌吏部員外羅萬傑墓銘序：先生遭明季鼎革，棄家爲僧。自下嵩嶽於岐山之龍湫潭，題其碑曰：「明龍山樵夫羅公之墓。」先生不但

隱其身，而粗晦其名，殆雪菴靜節之流亞歟。(乾隆揭陽縣志八)存稿

鍔按：庸菴羅吏部萬傑，乾隆潮州府志名臣傳，乾隆揭陽縣志賢能傳，乾隆豐順縣志賢品傳：并有傳。

宗頤按：馮奉初瞻六堂集題辭稱：「存稿二卷」，與庭祥所輯本合，然其所載文有庭祥本中缺錄者，則馮氏所據者，當係別一本也。古瀛詩苑前集一；萬傑有「瞻六堂詩前後集」，亦必另是一種，然今無可考矣。

許氏國佐 百洲堂集 (乾隆揭陽縣志六賢達傳)

存稿刻本。

宗頤按：此書阮通志藝文錄八，古瀛詩苑前集十，俱作百花洲堂集。多一「花」字。今從揭志及刻本。

蜀絃集 (古瀛詩苑前集一，乾隆揭陽縣志六賢達傳。光緒揭陽縣續志三賢能傳)

存稿本

田從典序：余歎乏英州，秋間奉檄聘與慈院事分房。適閱陸經，於時矢公矢慎，務剖璞淘金以副朝廷賓興至意，故所得諸士卷，皆由精棱細鑿而入彀中，然雋逸清快，不啻荆刀哀梨者，則莫若許子登庸。撤棘之後，來謁畢，許子歡出一冊，對余曰：「是蜀絃集也，爲胞祖伯遺詩稿。祖伯諱國佐，字欽翼，別號班王。中有明崇禎辛未榜，與家王考同懷自幼相師友，頗饒撰著。中遭震業散亡于異燐之餘，僅存百一矣。今而不衷輯，恐併退佚前人光，敢請如椽弁其首，庶信而可傳云爾。」余因捧而吟諷之，覺任真孤詣，動與天遊；而微緻巉聳，格韻鏗鏘，視世之描畫頭角，優孟

衣冠，拘拘於規撫唐人者迥別。蓋先生未擢司馬之前時，烹鮮於富順遵義；鬱姑金川之地，時有車轍馬跡，予以陶永性情，發抒砾石；而經彙可以諧律，歌聲標其學道，此蜀絃集之所由名矣。千將沉闕重壤，而寶氣直射斗牛，物華固不可掩。先生篇什霸藏六十載，而一旦鋟板盛行，將英爽響咳，迫露楮墨間，人文豈不爛焉彪炳。若許子者，亟事表章，抑亦謂善紹述也已，余又嘗詳覽郡乘，先生曾王父守愚公令東流，大父公望公尹順昌，世父有寰公劍州牧，有寅公授司理。三世四孝廉，簪纓綿延，迄先生而更式廓之。高蹤孝行，具載人物傳，今許子，青年克世家學，復起而振丕緒，行見公車北上，一着先鞭，展駿步于黃金臺，得意看花，其所以休烈，爲爾諸先達宗祖榮施，而無忝紹述者，亦何可勝道，夫寧重梓遺集已也。許子勉乎哉！澤州後學田從典頓首拜撰。（蜀絃集卷首）

劉錫挺序（乾隆揭陽縣志八藝文）（不錄）

劉鼎序（蜀絃集卷首）（不錄）

[補]曉宗頤鈔本蜀絃集跋：右寫本蜀絃集一冊，揭陽許班王所作詩也。首有田從典序，劉鼎序。班王字欽翼，本名國佐，又號舊庵。崇禎間進士，仕富順遵義二縣縣令。罷官歸，值九軍賊破揭陽城，以救母遇害。陳闡公有追哭班王詩，所謂「盜終戕孝子，世遂喪奇人」者，（見蓮山詩集卷六）即斯人也。班王詩格，平易健拔，在宋似楊誠齋，在明似袁宏道。古瀛詩苑於明人詩選錄班王最多，蓋取其性靈獨抒，意到筆到，爲詩而不爲詩所囿也。班王著述甚富；詩於蜀絃集外，尚有百洲堂集，靈洲山堂集；文有舊庵拙稿，班齋數句話。文久無傳本，想當時或未付刻；詩經兵火後，多散佚。康熙中。其侄孫登庸始蒐輯而刊行之，曰「百洲堂集」，今尚存於世。

靈洲山堂集

關 喬寫本。

班齋數句話稿 乾隆揭陽縣志六賢達傳，光緒揭陽縣續志三賢能傳。

未見

國佐自序：文以自敘其人也，若文是而人非，無爲貴文矣；又加之序，則是既欲以文欺人，而復欲以敘自成就其文也，夫難信之？故敘人文者，敘其文；自敘者，不必序其文也。然非易非行之文，何爲棄之？此不可解也。自敘者，又何可不明所以棄之乎？蓋難言矣！夏月班齋主人許國佐自識于正塔堂。（百洲堂集卷首。）

馮元驥敘：蔡人鏡作劇譜，語予曰：「銓有七十老母，聊作幕子班衣小兒啼也。」譜中數及班王，吾友許班王也。班王故稱善劇，劇於酒，於詩，於談，於筆，無不可譜；而尤劇於文，古今文人斷髮搘肝，搔首捉鼻，不可必至之境，班王以嬉笑得之，定自第一，班王亦斷斷自許第一也。每一文成，必呼大白，拈毫拈韻，發狂大呌，輒驚四筵。是實有劇具，非僅僅以歌後博。宰相安石圍棋而奏澑水，平仲構蒲以定澶淵，他日自須以一劇辦天下事；忠孝大業，人鏡倘能爲班王譜之耶？時崇禎庚午年夏月之吉龜礎友弟，馮元驥頓首書。（百洲堂集卷首。）

舊菴拙稿 光緒揭陽縣續志三賢能傳。

未見

光緒揭陽縣續志三賢能傳：許國佐，字欽翼，號班王，一號舊菴，在

城人。生有異稟，讀書七行並下。性豪宕，嗜酒，好吟詩，詩最工。與番禺黎美周逐球相友善，唱和往來無虛日。著有百洲堂集，蜀絃集，舊菴拙稿，班齋數句話若干卷；兵燹後，僅存百一。姪孫進士登庸，網羅散佚，輯而梓之。其詩纏綿悱惻，獨抒性靈，出入於青蓮浣花。有行路難一首云：春日媚人不到室，穿穿欲來一影隔；瓶花此時亦倦眠，郎心妾心不如前。郎不記妾郎有爲，妾不記郎淚垂垂；烟塵搏天天亦癡，妾心何容郎去疑，欲識妾心郎來時。妾之一絃已七年，彈來心心不如前。郎不記妾誠何爲？何不使妾一知之。妾亦不甚讓鬚眉，烟塵蠭中冲天癡，何時妾得知郎爲？妾郎丈夫妾知之。郎不記妾郎有爲，妾不隨郎郎不危；郎且絕意擲愁思，郎且絕意倚酒卮，郎且絕意鬆文辭；端午郎來羹江鮑。論者謂其源胎息于漢魏；而預料時勢，憂國憂民，尤逼似少陵云。

銬按：班王許縣令國佐，乾隆潮州府志孝友傳，揭陽縣志賢達傳：並有傳。

謝氏元汴 燼言集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傳

未見

放言集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傳

關詩載霜山草堂詩集。

[補]元汴自序：吁，此霜崖既放之所作也。十月至三月，時不一；衡溪至韓山，地不一；爲谷至爲陵，事不一；觸往述今，遷錯零亂，無緒理可尋，風雅頌俱忘矣。後之讀此者，其柳竹枝詞乎；非律也，強律之，霜崖之罪也。（霜山草堂詩集。）

揭重熙燼言放言敘：錫磨崖以鄧州，昭白水以扶風，休否之氣，先見於文心。夫是始扶翳心，而與以大通。固揚休榮，美盛德之所自鳴也。乃者，墨墨咸不自得，有豕其冠，熊其衣，虺其心，而霜崖氏以燭龍之燭照之。霜崖之挾霜氣以劍戟乎筆墨之間久矣。予三復其燼言放言而悲之。首山離塚，刲火桃花，不啻叔皮□困井蛙，而退之迫窄於廷湊露刃時也。乃其寄趾翛然，益吟以遠，此何止驅來君叔、李西平數十輩。今日月出矣，霜崖以其歛氣吹之，際天所覆，猶有氛翳，霜崖之恥也。予僕僕執虎兒，同兔走，而猶得以靜息，視霜崖之言。予知言乎哉？知之以正夫先生之言而已，夫正夫先生今之所爲翼日月而行者也。（霜山草堂詩集卷首。）

徐孚遠序：今夫立言之家，得氣有厚與薄，抒辭有夷與奧，此其遇之通塞然乎？亦其才分之所出不可強也。太白之於詩，子瞻之於文，雖擴斥流放之餘，而浩浩落落，歎情著於筆墨之間。蓋性適者不能爲悼言，觀其所著，固可考也。若夫唐子之騷，愀乎其容，噍乎其音。徘徊悱惻，凝往而還，罕有訖其首尾者。而唐李長吉乃變其音節，以爲詩取才僻而闢境邃，驟而咏之，莫測命意之所歸。蓋深有傳於騷之神理者。興後世能文之士，習夷憚奧，以同自喜，能至其闢域者，益少。而騷之苗裔，經數百年無傳於世。粵東梁也謝子，出其詩一編示予。其雕刻山川，駢遺神物，則天問不足名其詼謬，九章不足爲其紆迴。噫！尙其怪特也！蓋南海之氣，灝蒸磅礴，其天分之所得者厚，而又不幸身涉亂流，甫登天朝，不暇有所設施。而三京迭陷，竄伏十年，棲山踏海，往來閩粵之間，無日不有死亡之虞。若夫憲老成之凋喪，傷故交之淪胥，叫呼彼蒼，憤鬱嘆咤，有甚於屈子之行吟者焉。至乃長吉固王孫也，特以官卑衆忌，托於篇章，鳴其不平耳，豈與謝子之煩冤同日語哉！謝子之才固高，使不遘是時，亦無以極夫才情

之變，而致必傳之業如此。予之所遇與謝子同，而思不能以入湛深，辭不能以造奇險；比於昔賢之從容，曾不足以庶幾；乃若驚怖於謝子之言，固已旋其面目矣。（霜山草堂詩集卷首）（宗頤按：此集但題曰「詩序」，不知所敍元汴何書，姑繫於此以俟攷。）

和陶集 嘉慶澄海縣志十八循吏傳

闕 詩載霜山草堂詩集。

宗頤按：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，本傳作「陶集」奪一「和」字。

霜含集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傳

未見

元汴自序：歲何以暮？凡歲之烟雲草樹川巒泉石無不暮也。自墜地至於老死，無日不有暮也，暮何獨於歲？自海立山飛，雷音石言，星孛日蝕，無非感者，感何獨於歲暮？係感於暮，係暮於歲，噫！歲暮如是，其可感也夫。我所居在窮山短水，以我處之，山若加而窮，水若加而短。幸龍賓虎僕，咸隸奔走，則山雖窮，水雖短，而我胸浩落若有奇山怪石，棲隱筆端者，感不生於山水，而生於歲；並不生於歲，而生於歲暮。噫！歲暮是如，其可感也夫！每笑韓愈送窮，窮何可送？則暮何可感？余悲夫送窮者，而不自悲其悲，自視視古人，當在何等？然胸有物焉，抑而不吐，必生狂疾。曹鄴所云：「必爲顛，爲狂，爲早死人也。」�是以筆爲酒，紙爲肺，勞而祭之，俾我筆陷紙不活，則感不生，而歲暮詩可以無作；自此四十七年以後，於古人或庶幾焉。雖窮山短水，安知非洞庭彭蠡王屋，外方在子門而左，門而右乎？（嘉慶澄海縣志二十五藝文。）

霜山堂集 康熙潮州府志九，古瀛詩苑前集一。

闕 潮州耆舊集選本，道光朱氏重輯霜山堂詩集本。

梁佩蘭序：燥髮時，誦先生之文，便想先生之人；以爲先生生于潮，海水泊沒，山勢翠峯，鱷魚怪獸之所出穴，其奇莫當，特出先生以應之。其人其文，其文其人，故爲中原所推服。憶昔前時想先生，而故爲揣摩先生者，今十有六年矣。而果承先生枉顧，得見先生，又得見先生近所爲文，爲古文爲歌詩而並讀之；而與先生相過，仍自落落也，得無前時所云，想先生者，值當面而又失之也。善乎！蘇子瞻王夫人之言，其與人銳者，其退人必速。蘭感于世故，故甯爲落落也。先生之文，大率如先生之人。先生自言其文三變，其人亦三變。是以先生近文，比前時愈瘦愈勁，愈削愈刻，愈奇愈放，愈幽愈老；而總之愈嚴。古文離合奔縱，得之司馬子長，而間得之汲冢古竹書，九危岣嵝石鼓諸碑文。助其錯落幽奧，故于古文別開蠶叢，爲從前人所不能爲。其在近代，則黃幼元、倪鴻寶，亦其同調也。詩原于離騷九章天問等篇，而盧仝之怪，長吉之鬼，孟郊之瘦，賈島之寒，元次山之樸；鏟錙而出之，故又獨成其爲先生之詩。孰先生所爲近文古文歌詩以譽世。真是與日同不落也，拙稿奉覽，求爲刪定，或可教則乞弁言增重。蘭之文，素不喜因人熱，素不肯易入俗口，世亦目之爲怪爲誕；而爲人不羈，世亦目之爲狂爲妄。非遇先生，决不如此吐露，如此出醜；則亦彌大王驅其耳化爲竹而復不敢鳴也。詩稿待寫成帙呈削，欲言未盡，臨楮神切。（潮州耆舊集三十六）（宗頤按：此文乃佩蘭與霜崖書，馮泰初改作序文，今仍之。）

黃釗幾明謝霜崖給諫詩叙；余嘗讀宋謝皋羽之詩，如遇其人於荒崖

絕嶂：披髮呼號，須聞之而腸裂，雀和之而吭暗。妖鳥九頭，請出於樹嶺；山鬼獨脚，彳亍於崖足。嗚呼！是奚境耶？是何遇耶？乃三百五十餘年，復有皇帝子之舟，辭侍郎之嶼。繭足荒山，竄身異地。欲墳海而石無可銜，欲移山而塵且弗動。天柱折，地維缺，海魚吹塵，訓狐厭血。嗚呼！是奚境耶？是何遇耶？何三百五十餘年之迹，迷離影響，恍惚依稀耶！而余獨怪其所入之劫灰同，其所出之苗裔同，豈三百五十餘年之皋羽，五庚申之局既終，一甲申之變復見耶？夫西臺之哭，竹如意碎矣；變而哭芷，變而哭石，今海澨漢江，動幾絕。其放言自叙曰：「風雅頌俱亡矣，風雅頌亡而騷作也。」是詩也，祖乎騷者也。夫國亡家破，徒以老母故不死，宗祧幾無意矣，尚何心於祖騷。其爲騷也，心聲之肖也，而尙欲以唐宋詩人方弗之，則是陳叔寶之流也。明亡而我朝興。道光丁未其同里朱君瑞刊霜山草堂集，而屬釗敘之。其里居出處事蹟，見於本傳，不復贅云。鎮平後學黃釗撰《霜山草堂詩集卷首》。

馮奉初潮州舊集，謝給諫霜崖集題辭。（潮州舊集三十六）（翁維）

〔補〕曉密顧朱刻霜山草堂詩集跋：右霜山草堂詩集一冊，無卷數。道光戊申仲夏重刻，首有揭重熙燼言放言敘，徐孚遠詩序，黃釗殘明謝霜崖給諫詩序三篇，題澄海謝允津梁也著，同里後學朱以鑑以諫同重校刊。霜崖少以制藝名家，所著訥齋真稿，自爲惠半農刻入嶺東三家文選，久已風行海內。其雜文歌詩據潮州府縣志所載有霜山堂集，放言、和陶、霜吟諸稿，然世鮮有傳本。道光間，順德馮奉初輯潮州舊集，始得其遺著寫本於城南林孝廉恒亨家。據奉初序，不言集名，祇云「詩古文皆全」，而同時朱以鑑亦有霜山草堂集之刻。今檢朱刻集，以各體分類共得詩二百九十一首。開卷即爲五律放言詩三十首，有霜崖小序。每首以

二字命題，用上下平韻目循次吟詠，每韻或一首二首不一。五言古中有和蘿雪，和貧士，和張常侍，和移居，和歸田園居，和遊斜川，和郭主簿諸詩。（蘿雪爲吳太守頴別字，是時霜崖與頴約和陶詩，頴詩見順治潮州府志。）是所謂放言和陶二集，已盡載朱刻集中。雖燼言霜吟霜山堂集之詩，未能詳爲析出，疑亦不越朱本之外也（舊府縣志古瀛詩苑所錄霜崖詩，朱刻本有背之。）明人評詠，喜取同類之詩，別本單行；雖名爲集，而篇什無多。如霜崖所譏放言諸集，是其明証，特朱氏刊行之霜山草堂詩集，當時所據何本？以鑑既未明言，各序亦不之及，未知與〔補〕馮奉初所見是否同一抄本？抑合諸集單行舊本，別爲釐定，已無可攷矣。」馮奉初明兵科給事中謝元汴傳：元汴性聰敏，九歲能屬文，父卒，母守節撫之。十歲，祖應詔卒於官，家中落。元汴以孤子奉母，性至孝，能承母意。下帷讀祖父書，經史之外，兼及莊騷百氏。其所爲詩文，奧博權奇，有不可一世之槩，雅與其人相稱。集中有吊黃道周陳子龍揭重熙張家玉諸公殉節詩，蒼涼悲壯，精悍之色，猶存眉睫。他著作多散失；惟制藝及奏疏，與放言詩集存。學者稱霜崖先生。（訥齋真稿卷首。）

嘉慶澄海縣志十八循吏傳：元汴口訥，寡言笑；而剛直負氣，事多直行其意，以此不容於時。其文如其人，崛強自喜，不顧繩墨，而豪氣奇蕩，識者有取焉。所著放言、燼言、和陶、霜吟諸稿。後長洲、惠士奇視學廣東，序刻其文，謂可以療俗之外腴中枯者，士論贊之。（宗頤按：惠氏半農所刻嶺南三家文選，乃取霜崖及胡方梁朝鍾三家制義，非雜文。）

宗頤按：康熙潮州府志九，古瀛詩苑前集一載元汴所著集，并作「霜山堂集。」馮奉初選其文，稱「霜崖集，」朱氏刻其詩，則作「霜山艸堂詩集」，疑馮、朱所題，非原集名，今依府志及詩苑。

又阮通志藝文略著錄作「雪山堂集」，「雪」字乃「霜」之誤。

姚氏 喜臣 溪雲廬詩集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傳。

未見

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傳：姚喜臣，字欽颺，潮陽人；於書無所不讀。崇正間拔貢。鼎革後，絕意仕進；廬先人墓側，日夕哀吟。海內知名士，咸悲其志，爲詩，清峭空兀，如其人。與程可則輩，往來唱和。著有溪雲廬詩集。（嘉慶潮陽縣志十六同。）

鍔按：程可則海日堂集，有羅浮歌寄贈姚千子詩，見粵東遺民錄，千子疑即喜臣別字也。

宗頤按：姚欽颺溪雲廬詩集，未見傳本。潮陽縣志藝文門錄其詩有三首。其遊東巖一詩，猶及與楊鍾岳太史唱和，則欽颺當歿于康熙時也。

〔補〕陸氏 寬 詩文稿 廻風草堂詩集。

佚

〔補〕康熙饒平縣志八：陸寬字元瑜，榜名子林，中萬歷庚子舉人，任永福知縣，卒於官。

〔補〕道光廣東通志二百九十四引湖南通志：寬初官善化教諭；工詩文，問奇考業者，屢滿戶外。輯修縣志，筆削精嚴。

宗頤按：陸卿廻風草堂詩集，有七律一首，題云：『先子詩文稿數卷皆自訂手錄者，携之寃中。方擬編刻，忽西江遭變。舟中所有概不可問。而詩文稿，家中別無副本，每一念及，愴然欲絕。』

詩云：『微軀幸免欲何爲，痛恨遺編散水湄。聚草懶封劉子家，沽名厭刻杜家碑。奇文應有神靈護，失路偏遭鬼物嗤。不肖如予甚豚犬，父書莫保枉稱兒。』卿乃元瑜仲子。如詩所云，則元瑜舊有詩文稿，今據補錄。

又按：陸寬有邀吳過庭登鳳山次韵七律一首，見雍正張志。（詩云：『湖酒相邀亦可留，新銜曾號「醉鄉侯」。浮村劇雨霏霏入，遠郭春濤細細流。移榻孤峯因上已，閉櫓千里共瀛州。年來戎馬西南急，座有張衡說四愁。』）

陸氏卿迴風草堂詩集

存澄海蔡氏藏舊刻本。

朱伯蓮序：古有以釣傳者矣。任公子犧餌十牛，綸世貝北海，引巨鱗而出之。事涉荒唐，不具論。他如磻溪嚴瀨，一大其績，一高其風，千古仰豐軌焉。然其事傳，言不傳也。近有韓江陸漢東隱於釣，而以釣傳其言。韓江爲昌黎所刺郡，故地以人傳；不獨地傳，其言亦與俱傳。然吾聞昌黎先曾謫陽山，攷其遺躅，有書釣臺石存焉。爲政之餘，輒咏而釣，蓋更隱者也。漢東之學之才，仰追昌黎，而遭時不偶，浮沉踪跡，亦復相近。今讀其釣者言，非言也，詩亦然，詩言志，亦言也。每諷一篇，蒼涼深渾，寄託無方。至其任放不羈，真有犧牛貫海之意。若夫氣格孤迥，聲出金石，海內詩家，固已久有同好也。異日者，或璜玉磻溪，或羊裘嚴瀨，漢東必居一焉，皆可傳也。至若小隱釣，名貪餌喪，實漢東不爲。余隱處九江，俗尚漁佃，余亦漁人也，唯漁知釣，故釣者有言漁，宜以言引之。南海社盟弟朱伯蓮謹弁。（宗頤按：此篇原作漢東釣者言，疑釣者言係別一集名，以今迴風草堂，

詩集，冠以此序，姑仍之。)

[補]曉宗頤跋：陸卿廻風草堂詩集一冊，無卷數。卽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畧著錄之陸漾波詩集也。漾波爲陸卿原名，卿又字漢東，永福知縣陸寬仲子。所著詩集，有四種。此廻風草堂集，爲其最先成者。別有放言集一卷，與陳岱青胡豹生陳園公各出新意，次元白原韵作也。夏草一卷，己亥四月入珠江至六月杪所作詩文也。吳越百吟一卷，則辛丑遊吳時所作也。漢東以明季孝廉，入清不仕，携家作汗漫遊，風流自賞。善書，能奕，又工詩，所至名士輒與流連。如新城王漁洋，桐城方爾止，皆其交好。廻風草堂集中，有贈別王貽上五律一首，其與爾止贈答詩尤夥。然方氏龜山集中，有寄懷陸漢東詩，而王氏帶經堂詩集無之。卽阮亭所輯平生師友之詩之感舊集，撮錄至三百三十餘人，而亦不見有漢東名，是則可異也。

宗頤按：此書古瀛詩集前集一，阮通志藝文畧八，作廻風草堂集，無詩字；又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畧，則作陸漾波集。今據刻本著錄。

[補]蝶園草 雍正海陽縣志十一文集。

未見

[補]瞿龍躍序：嗟呼！祝蝶而似伏之蝶也，况不似乎？余爲不似者，怪固矣；更爲似者怪，怪其不能自蝶也。今天下詩人不少祝蝶者也；不少祝蝶，而似不似者也。余欲去其瓶籠耳目之習，易以山海胸臆之觀。然一人爲之，不若立同志而共爲之。壬辰走南海，得韓江陸子漢東其人。陸子曰：『蟹可龍，不必目；雉可蛟，不必指。』瞿子曰：『楓鬱人情，將生女化石，情將死，兩人相視莫逆矣。』天下人得余兩人之說，不獨可以言詩，並可以

入道。不然，下士聞道大笑，余慮招氏之琴希聲也，嗟呼！楚武陵社弟瞿龍躍天門拜手題。（雍正海陽縣志十一文集。）

宗頤按：潔園爲陸卿別業。卿有詩云：「小窗幽且潔，高臥是真謀。開掩爐烟定，風來花氣浮。松陰三徑寂，竹響數竿秋。剝啄伊誰子，名僧一刺投。」又有久客還潔園詩，今不錄。致光續海陽縣志古蹟，有潔園名，而未詳其址。

吳遊百吟

存 天賦齋藏原刻本。

陳衍序：古來清廟明堂之什，典制非不煌然；然使人正襟莊對，譬聽古樂，幾於白日欲臥。大都可傳者，勞臣恩婦，征夫行役之作爲多。蓋其感物觸事，以嶽岱驕屑之情，舒其牢落拂憇之氣。思險則致孤騫，調苦則韻哀澹。至所以然而工，所以然，工而必傳，卽作者不自知也。吾友漢東當土銜入洛之年，便蜚聲詞囿；乃躋躋名場，漸且頭髮種種。辛丑之役，至彭城，染恙，遂命棹南返。淪落之悲，遲暮之感，益歔欷不自禁矣。是役也，涉彭蠡之鴻溶，泛江淮之瀛瀛。風雪載途，塵砂障目。或觀光志土，聯轡並艤；或夙昔石交，班荆道舊；或懷伊人於秋水；或寄邈思於山河；發情舒聲，含顏吐沈，我烏乎測之！僕曾三序陸子之詩，每見必進，而加上青蓮夜郎浣花叟夔州去，陸子何必有間，夫遊不期于吳。而竟止于吳；百吟不耑乎吳，而槩統之乎吳。征夫情況，比勞臣恩婦，益淒然不堪再讀矣。雖然，予尤有恨。昔蘇樂城應試偶病，主者白於朝，展期二十日待之。漢東抱子由之才，竟無展期待我漢東者，致趨趣周道，行行且止。吾悲古今憐才之人，不相及矣。僕本恨人，對斯佳集，不覺拊心三嘆。里八年家同

學弟陳衍虞園公題于西園之似樓。(矣遊百吟卷首。)

林崇履序：張燕公謫岳州，詩益悽惋，人謂得江山助。王子安次馬當，揚帆東下，一夜七百里，天風相送，遂達南昌；迄今「落霞秋水」之句，侈爲美談。自古文人才士，造物每每挾之以成名，夫山水生文章者也，而文章亦可生山水。詩言志，歌永言，蓋心之所之，遇物能銘，登高能賦；而况足跡之所歷，眼界之所開。風雪橋頭，錦囊馬上，□無觸景興懷，抽思索句，以增重夫山水之聲價也。□吾友陸漢東，年少頗賢，蚤已窺四庫之秘藏。凡詞賦碑銘之類，靡不殫精；而於詩尤匠心獨妙。數奇不遇，日以苦吟爲事，功名富貴之念泊如也。去歲遊吳，徜徉於二十四橋，困阨於十九峰之間。感風景之顛殊，懷朋好以如渴。往來哦咏，共獲百首；予取而讀之，見其鍊字鍊句，擲地金石。虎丘晴曉，不足擬其麗；鍾山風濤，不足以當其奇；秦淮夜月，不足比其清；真所謂咳唾珠玉，吐納風雲者也。夫詩不窮不工，工不遊不顯，工矣，顯矣，而不於名山大川，而其詩其人亦不能增之以爲重。文章生山水，漢東其可語於斯乎！昔劉夢得金陵懷古詩，先得驪龍珠。吳吟刻成，郵致吳中士大夫，予知麟爪無用，亦當爲之罷唱矣。三山同學弟林崇履題。(矣遊百吟卷首。)

魏書序：詩必原本三百篇，何也？古人性情之所感發也。性情得其和平，而事有邪正，因是感發而有言，故言必有事。而其所寓者，必見性情。今之詩，吾竊惑焉。其上者，規模前代名高，語必求肖，調必求合，遂以爲得其所據。夫縱盡肖前人，則前人旣已自肖之矣。下則修字句，撫古事；甚且以帖括之法，繩短長。云某事切不切，某字句工不工；而其所言之邪正，性情之和戾，置焉不講。粵之東其風特雅，以余所深接，爲黎美周楊伊水；所耳熟，爲陳玄公陸漢東姚六康程石體釋一靈；晚乃得與陸子漢交。

漢東之詩，其去古今人如何？吾不言；其詩之邪正如何？吾不言。今之人難與言詩也，姑言其爲人：其人修齋而哲，美姿儀，無疾言遽色；對子弟臧獲如友朋。琴尊圖史，不撤左右，聞一知名士，必獲定交方已。或限於時地，心口不忘；非端士，雖不遠之，亦未嘗近狎焉。自韓江遭劫，挈家流寓，當懸鬲斷煙，漢東中有所得，患難饑寒，若不知。嗟夫！陸子！易稱「履道坦坦幽人」者非耶！其爲詩也，必指其事；其言事也，必洞見其性情。而讀漢東之詩者，但終其篇，已居然一陸子立吾前，其真得三百篇之準者哉！去贛漢東之吳經二水，訪余不值，寄近刻數種；余方擬爲之序，未果。迨遊吳歸，復從二水訪余，適與余值；兩人握手道故，快不可言。因出吳遊草示余，余旅次挑燈細讀，覺與前迴風放言諸集，性情聲調，更進一境。漢東於此道，殆承蜩彈丸之候乎！漢東之言曰：「余茲遊也，及吳而止；擬以吳遊詩百吟質諸同志。」余曰「善」，臨別立爲之序。辛丑蒲月寧都同學弟石牀魏書題。(吳遊百吟卷首)

夏草 古瀛詩苑前集一。

存 天噓樓藏原刻本。

漢東自序；夏草者，釣叟自四月入珠江，至六月杪詩若文也。所得何？僅日飲荒其一，奕荒其一，病荒其一。此不過午夢醒餘，月庭茶罷，拔屢偶觸；如候蟲之自鳴自止，弗計工拙，以入耳取悅也。釣叟居無屋，蔬無圃，惟奇雲當怪石，密蔭當高軒，北窓當南面，長日當小年耳。夫前乎此者，傷釣叟既吊蜀魄枝頭，舒衫受落花矣；後乎此者，悲釣叟將携楚詞江上，拂劍看芙蓉焉。客曰：「子不可語水。」叟笑而答之曰：「余不因人熱。」己亥立秋日陸卿漢東父識於大隱菴之竹亭。(夏草卷首)

陳衍虞序：夏者何？南任也，興也；斗指午，天下無不任興。吳季札之言曰：「能夏則大之至矣。」文人上窮天根，下入玄渚，皆一心爲之。心位乎火，火炎上，是故文心與夏最近。漢東自吾里入羊城，與予輩旗鼓相當，適當九暑，唱酬既多，自彙一冊曰夏草，志時也。其中因物賦形，膚合寸，并，峯岩而崿崿者，似夏之雲；蔚蓊蒼蘋，吐芬揚榮，插搆而拂宵者，似夏之木。鮮則夏荷，韻則夏蜩，緝則夏董；驕驛駿騮，金鐵皆鳴，又若夏雨之驟至。予讀之，但覺耳後風生，鼻尖火出，蓋溫如挾纊焉。雖然，其輕盈韶秀，則不啻嬌鶯百囀，嫣紅千葩，幾使漁郎問津，忘其出路，殆三春之色乎？至于肉鏹而骨稜，虛生而浮去，別有潦盡漂清，島瘦郊寒之況，則秋冬之氣備焉矣。予將藉冰絲組，拂龍鬚，婆娑其下十日也。同里年家社盟弟陳衍虞題於禹山欲可堂（夏草卷首。）

放言 古瀛詩苑前集一。

存 天嚙樓藏原刻本。

詹換綠序：屈平既放，遂作離騷。騷者，放之始也；故非其才不放，非其地不放。讀離騷者，僅知其滿腹幽思，牢落不平，抑知九歌、九章、天問、遠遊等篇，皆有一段豪縱不羈，崢嶸無地，寥廓無天之意。其地放，其材亦放也。陸子漢東，恥居王後，下視沈奴，同稽阮之風，傷屈賈之遇。琴則時碎，履仍長穿。既放之以材，又放之以地，因又放之以詩；故其爲言，既繽紛而繁飾，亦塊壘而悲思。或哭或歌，無端無緒。慘鬱鬱而不開兮，塞佗傺而含蹙，蓋詩也而騷矣，元、白云乎哉。晉水社盟弟詹換綠題于昨宿處。（放言卷首。）

古瀛諸苑前集一：陸卿字青芷，一字漢中，饒平人，崇禎舉人，有廻

風草堂集、夏草、吳越百吟、(宋頌授:「謫」李當作「盜」)放言諸稿。

(補)康熙潮州府志九:陸卿風流軼宕,聲氣半天下,原名漾波,中己卯舉人,善詩能草書,吳爾雪太守序其詩,以行卒於廣州。

韓江聞見錄一:明高士陸竹溪有苗裔,爲孝廉漢東先生。長於詩,與王漁洋相投契,嘗珍藏一硯,乃南漢時物,見香祖筆記。予又嘗見漢東集,其題古松句曰:「矯矯歲寒姿,獨存天地骨。」殆不失先人風矣。

筠按:漢東陸孝廉卿,乾隆潮州府志,康熙饒平縣志,光緒海陽縣志;并有傳。

郭氏之奇 宛在堂文集六卷 光緒揭陽縣志四。

存 揭陽郭氏藏舊刻本。

黃道周序:漢人敦尚文章,慎教令,每一紙書未頒播,必使諸文學奇麗者削草,然後乃出。朱博武吏也,其所傳教,雖數行,皆跌踔可觀。黃鑑以循良入邦,聲名少損,亦疑其文采不逮前人。郭正夫讀書東觀,以秀韻超其行輩;及在議曹,綜理辭務,與館伴語咸博奧條達,爲外國之所傳誦。又方韶年,勵志聖賢之業,俯視華僑相如輩爲竈下隸人。於時天子方貴吏事,不以文采責公卿。正夫亦慨然以爲華容、青神,修能所屬,遠出長沙,而上嘗之驕處,不作閭君。雖其性然,亦有所不爲也。正夫既以學志治建中士,益好古,據龍骨,爛然比屋之下。會梁鑿起,正夫手握兩印,朝蹤浦城,暮賦其渠首,而歸江右諸郡。又方憶風鶴,藩府倉皇,利用遷國。正夫身佐撫軍,提一旅,西扼杉關。七建之士,用有底定。謂令正夫身坐石渠,口噏蘿汁,手弄柔翰,卽日賦百韻詩,批勒十數道,其所成就,豈可令華容、青神見之哉?即使朱博在此,勸令持歸,俟聖明出,亦嘻然未

有以對也。故如正夫者，所謂備體用適於通變者也。今世摧頽，人才愈下，文吏不武，坐爲宵旰所輕。誠所如正夫三五輩，張維振絃，天下廓然，何必誦蒹葭而愁蒼霜乎？年家治弟漳浦黃道周題。(潮州耆舊集三十三。)

馮奉初潮州耆舊集：郭忠節宛在堂集題辭。(潮州耆舊集卷三十三。)(不錄)

光緒揭陽縣續志四：明大學士郭之奇宛在堂文集六卷，內分七集：曰與客紀言，曰視學申義，曰攝泉陳爭，曰代兵小稱，曰勸防合紀，曰巡建覽要，曰視學報政。

宛在堂詩集六卷

光緒揭陽縣續志四。

存潮安饒氏天端樓藏舊刻本。

之奇自序：憶年十五，帖括之餘，問學聲律；呼夏蟲而語冰，執井蛙而問海，必也爲他日羞，詩成輒棄，宜矣。既七年讀書中秘，與曹允大、方肅之、劉胤平、徐九一、金正希、諸同館，花磚馬背，連裾振鬱，揚扢風雅，思不懈而至於古。及休沐抵里，得馮令如陶令唱酬不輟，始有馬上之刻。丁亥己庚歷四載，爲詩三百一，再削藁，存三之一，由今觀之，少年氣真狂，有意興春競，彼一時也。炎之木，僅志少作，辛未浪游，自虔江抵白水，江山間見，歲月師資，舟中獨對，如長日加益焉。流洄頻溯，遐心耿耿，一吟一咏，不與人事相接。雖才思疎濶，鮮達詞源，而晴川芳草，煙波使人詩之性情大可見。壬申家食，獨寐寤歌，爰有遂初之吟，亦惟吾友宋爾孚謝儒美，披衣朝夕，析疑賞異，志相昂也。此誠得意餘外，徒縕粉耳。由此而落影水天，含香粉署，消夫桐漢水，歌鹿嵩河，歷癸酉甲戌乙亥丙子，有感遇辭懷，立言秋思之作，數載孤憤，間多嶽崎壓落之響。前輩文文起，廻以余出翰林官祠部，凜然欽其風節，謂諸作爲不次大業，而黃可遠則曰：「仲

嘗頃方不得意於詞林，詩宜稍阻，顧益勇爲之弗衰。古詩之後，其以仲嘗爲功首。」二先生之意，夫各有所重也。嗟夫！人自負詩耳！官能阻人哉！一陽發陰，氣含公鼎，彼滄海千秋，朱鳥名繫者，果何人歟？余是以散古史於左右，置風騷於後前，起作者於千載，求得失於寸心，心幾疲於弱歲，其益勵於來茲也。乃不幸而有何恃之哀，罷寥居廬；繼而分荆館魄，餘掛傷魂，閏丁丑戊寅己卯，詩不能半百，總附秋思之末。然閉門一室，破涕爲歌，新詩改罷自長吟，非苟焉而已也。庚辰出谷，攜小草入長安，則有前輩蔣八公實可遠王覺斯，吾友宋文玉，方肅之，徐九一：一時星聚。諸君子皆以詩伯雄海內，金薤之垂琳瑯，寶光之燭牛斗，互相映也。余不揣實，左轡右弭，與之昇峴巒，躡姑射，羅縷根角，挈攜厥維，屬思微茫之表，移情宵寢之中，於戲盛矣！八公之敘余曰：「蓋芝鶴鶩諸賦，幾掩江鮑五言古，詠懷何必減嗣宗元亮，湖江八律，逼似秋興淮南王諸樂府。置漢人中，殊不可辨。嗟夫！余詩何能及先生言，而吾友文玉，迺歷取前後諸集，次第手評，以證工力之疏密，氣候之淺深。余用以勸志，且相讀書，自是而視學七建。諸同人若惝恍有失者，讀肅之、祖余之詩曰：『簪裾滿京華，斯人獨遷賦。』」九一之詩曰：『拓落君特甚，風騷自千古。』何言之悲也！驅車而南，以近作示琴張子公亮；公亮輒撫然爲問曰：吾於海內罕所低首，讀先生近集，而知吾家句曲三峯，或未能與揚嶺爭高下。於戲！「文章有神，交有道」，余方悲離索於塵風，而復傾懷抱於白雲，有以也。辛壬癸甲，矻矻鐫人于八閩，郵筒所至，輒閉目不敢視，微黃、幼冲先輩貴孤舊之鳳羽，萬岡梧之雲物，斯道豈源，其不悲無沒于暮芳，嗟蒼蔚於朝隣者，鮮矣！先生之贈余曰：「巨秤出袖間，雄風播海內；約此玄冥籥，以作昭明韻。」又曰：「先生秉文瓊，遂與六子續；以爾伯夷風，煥爲多士昂。」即以此

言贈先生也，可乎？閩辭諸作，每篇之中，輒寄意焉，余之情亦既見乎！亡何，而國難遙聞，攀髯長痛，疲津息影，避阱於乙酉，陷邑於丙戌，悲何枯於丁亥，於戊子，四載幽思，愁嘆苦神，永懷自廣，總標之曰：「素得」，中列「九九篇」；則自揭陷至脫身，爲日九九日，各有詩志阤也。若夫蟬蛻戈革之中，低昂舒戚之際，囚神鬼于幽玄，弄鯨鰐之牙尾。每于慘淡經營之中，輒存瀟疎曠遠之意。倘所云：「素位而行，無入而不自得者。」以素得詩歌歟？抑以詩行素歟？光華復旦，負羈繩於肇、梧，綿蕞之餘，稽古是力。由戊子而已丑而庚寅，漫賡復旦之篇，一之日口氣再播，辛卯壬辰，兩粵胥淪。由癸巳及辛丑，九載驅馳，東西迭闊。自避地南交，及脩矛東土，復有海上、所思、徂東、稽古、瞻雲、陋吟、巢居之什。是惟榛莽繁目，漚角驚心，長歌遠望，間以奚囊當紀事；所冀回板蕩於疾風，成中天之日月；海內同聲，相逢夢寐，或有存者，執手而遊汗漫，披腹而呈闔闔，其以是日乎！於戲！兵興以來，詩亡道喪，有由然矣。迴念昔者；如影海，如化城，如無何有鄉。故姑取前詩保殘追軼，次第篇列，未及前賢，更勿疑也。嗤點流傳，復何畏乎？李杜文章，垂光焰於萬丈；盧、王翰墨，存體制於當時。今之學古人者，亦各有能有不能也。余不能綺麗陳、隋，仰齊梁之後塵於千載；亦何必模稜漢、魏，失邯鄲之故步於平生。然則今日之次第諸詩，宜自見乎其已及者，而勤乎其未及者可也。大雅不作，真濫誰分；我法孤行，甘苦自詣。余不及古之人也；如見其不及而不止，於戲！其稍益也哉！總先後諸詩：曰馬上，曰舟中，曰途初，曰感遇，曰辭懷，曰立言，曰秋思，曰出谷，曰閩辭，曰素德，曰復旦，曰海上，曰所思，曰徂東，曰稽古，曰瞻雲，曰陋吟，曰巢居；凡十八集，詩二千八百四十首，賦三篇，箴四首，銘十首，詞十四首，琴操三闋。自丁卯秋至辛丑春，凡三十五載。前後序評，

則前輩董公其昌，李公孫宸，何公吾驥，陳公子壯，文公震孟，黃公道周，
壽公德環，倪公元璽，傅公冠，王公鐸，文公安之，黃公景昉，友人馮君颯，
宋君政，劉君若宰，何君瑞徵，曹君勳，方君拱乾，徐君汎，金君聲，姚君
思孝，朱君天麟，宋君兆倫，王君化澄，鄒君鑾，羅君萬傑，夏君允彝，張
君明孺，張君家玉，謝君宗道；凡三十人，其中品次獨詳，心心明勗，則八
公，可遠，文玉，肅之，允大，九一，公亮，儒美八君子也。肯辛丑春日揭嶺
詩人玉溪子書於南交山中。（宛在堂詩集卷首）

董其昌序：古人有言：「學而從政，」未聞以政學也。詞林庶常之稱詩，
以政譽耳。嶺南蕭君子，若丙戌之林公承芳，己丑之區公大相。□□顧門
名家，皆以詩名，爲木天重，乃竟不能以詩昌其官，世多爲五岳方寸。林
公予不及交；而與區用孺年韻最善，見其終日苦吟，雖對客不輟，又詩人
主長安游大人者，必以爲歸。用孺邸舍去執政接街，每豪飲卽歌呼拍案，
醉若無人。且分韻賦詩。漏下三鼓，客始散去。用孺熟睡至日可中，詞林
先輩過從鮮所延接，以是失驛。用孺無黨，遂困乏耳！余聞林公在館失驛，
狀畧相似。嗟夫！人自忌詩家耳，詩何負於時哉？甲戌三月，區孝廉以集
視予；予方快讀一二卷，而郭禮部亦以詩集至。禮部先爲庶常，以詩顧門
名家，而承明著作之林若斯焉；甚矣，其有類於林區兩公之遇也。予方
趣裝上道，未及卒業禮部之詩，而書嶺南與館中舊事以志慨如此。禮部
大有不朽之業在，必哂爲淺中語，予無以辭。甲戌三月七日華亭董其昌
書於宛西耶中。（宛在堂詩集卷首）

文震孟序：余性落穀寡交與，而獨於海內賢人君子，有水乳之投，不
自知其聲氣何由聯合也。戊辰諸館丈，余獨有意於嶺南郭仲嘗之爲人。
初見輒許爲曲江流亞。同社徐九一，又盛稱其趣操；一再握手，本及卒交。

仲常方請假急歸，余亦以休沐還山。及今再入都門，則仲常已出翰林，官祠部問其所以，益使人凜然欽其風節，驗自許爲不謬知人。及觀其所爲詩，日有程，歲有課，富有日新，閑中肆外，可幾不朽大業。而力追大雅，不逐時趨，又與其人相映發也。仲常年甚少，骨甚正，所成就何可限量。立言一途，固不足以盡之。若云承明著作之林，抑又不啻蒼狗腐鼠焉矣。甲戌五日長洲友弟文震孟題。（宛在堂詩集卷首。）

曹勳序：憶與肅之九一仲常諸兄弟，芸窗連席，相聚必稱詩。余笑謂肅之曰：「而毋以其詩傲予也。而美且韙矣；仲常甫弱冠，雙眸炯炯，詩若夙成；行十餘年，及子而猶能以詩傲予也，予當賀子。」別且數載，仲常之稱詩日益上。自嶺及江，由舟而陸，輒然而嘯，淒然以悲。意飄雲物之表，思入山水之微。凡予足跡所未至，讀仲常詩，了了如耳目所曾經；又一一如襟懷所欲寫也。流連清郊之響，忽驚對屬之忙。約畧評次，大約神情似供奉，風格本右丞。而韻致淵穆，氣骨蒼涼，又駿駿乎凌鮑、謝而駕高、岑。予美有云：「破的由來事，先鋒孰敢爭？」繇今追昔，輒自謂前言不謬。馴而至乎毫髮無遺，波瀾獨老，以今證後，不益宜持斯論爲仲常近詩卷，爲吾輩他日程乎？今觀其啓先祠，羅親友，繩緹一堂，踟躇江上；假令肅之高臥畫溪，驟聆斯語，覩健婦持筐，佳兒繞膝，必不作此面孔相對。可見言之善感者，必有感于未動之先。肅之其來乎？肅之詩令人喜，仲常之詩令人愁，余不禁愁矣。湖西年社弟允大甫曹勳題。（宛在堂詩集卷首。）

方拱乾序：詩有神有骨有肉：神欲峻，不峻不尊；骨欲堅，不堅不嚴；肉欲理，不理不粹。顧骨與肉恒不自爲致，而聽所司於神。神者，骨肉之聚，而才與學之所醞以成者也。李供奉淋漓寶袖，千古猶香；少陵獨微諷其不細。孟襄陽如枯梅瘦鶴，一字一句，皆具瀟湘；至讀其結處不拔，

轉處不曠，未免氣抑。抑盡說者，謂李才多，孟學少；而不知才少亦能累骨，學多亦能累肉。兩公未必受兩公之神，則簡儻在骨肉之先。可見以才歸骨，以學歸肉者，未可與言詩也。我友郭菽子，於冰衛兄弟行中，年最少。自謂在千古以上，爲稜稜鬚眉，人所不逮。所工不獨詩，而於詩更篤，長安冰雪馬背間手一編，孤吟苦哦，如與古人對覲，而噉其髓。及落筆爲諸體，體必肖，肖必工，工必獨成其致，而不襲不離。尤大嘗謂「英氣如其人。」九一亦曰：「惟清極乃能奇。」可稱菽子詩知己矣。昨年江上題書，以新詩索予序曰：「近益不喜讀今人詩，只苦心讀古人詩。及讀蕭之詩，蕭之其今人爲古人詩者耶！夫予何敢望古人，而菽子于古人之詩意已大可見。蓋古人之骨之肉，各自爲具，而神則千古，詩人所共也。詩從陶、杜而下，開帙慙然，其高奇空遠之句，人能指之，爲執晉，執魏，執初、盛，執中，晚而偶一會心之微覺，有不可告語人；即告語人，而人不我茹者。何物神也？神不在才與學，亦在才與學；惟具其神者，詣之耳。」予久欲序菽子詩，未克成。今年來黃山，復得菽子詩。字字皆心直逼陶、杜，菽子蓋以神理爲詩者也。今人摸面塗脂，並膚且不得，况肉乎？骨乎？神乎？此予之所以不輕許人，而獨醉心菽子，非誤也；乃姑就黃山與菽子言詩。黃山一片嶙峋，如彝鼎斑駁而成，當是骨勝；虬松龍檜，縹碧招提，寧又非肉勝。然于最高峯或晴或雨，一望千里，瀕氣如影海，如夢國，如縹渺虛無鄉，則黃山之神也，予願與菽子共真以勗詩也。壬申六月朔。晉州年社弟方拱乾題于天都峯之左。（宛在堂詩集卷首。）

光緒揭陽縣續志四：宛在堂詩集六卷，內分十九集：曰馬上，曰舟中，曰途初，曰感遇，曰驛懷，曰立言，曰秋思，曰出谷，曰閩辭，曰素得，曰復旦，曰海上，曰所思，曰徂東，曰稽古，曰瞻雲，曰陋吟，曰巢居，曰內文。

鍔按:郭之奇由庶常假歸，築堂，所居四面環水，取詩「宛在水中央」句，名堂曰「宛在」，（見遂初集宛在堂即事詩序。）遂以堂名其集。此集刻於清初，傳本至爲難得；今惟揭陽郭氏，尙有詩文足本。余家所藏，僅得詩集殘本四冊。其詩編序排纂，分十九集，前十八集，自「馬上」至「巢居」，據自序，乃忠節手自編定。其「內文」一集，起辛丑八月，忠節被執，迄壬寅八月，就義所作，凡二百七十餘篇，則後人編刻全集時，錄以殿「巢居集」之後，合爲十九集者也。忠節詩文，博大典贍，董、黃各序家評，已備。致推挹；至其平生大節，余於稽古編條中已略加辨正，茲並不復贅云。

宗頤按:郭忠節所著詩文，阮志藝文略八僅題「宛在堂集」，不分詩文卷數，光緒揭陽續志始據刻本著於錄，今從之。

又按:據忠節自序：『及休沐抵里，得馮令如陶令唱酬不輟，始有馬上之刻』，似馬上集初曾單獨刊行者，又忠節集中有怒流草自序，初瞻集自序，馬上集自序，九九篇自序，陋吟自序，此數集想皆備於宛在堂詩集中，今不另加著錄，至其序文，具見潮州舊舊集三十四，不備載。

編輯者： 嶺南學報編輯委員會
出版者： 私立嶺南大學
發行者： 嶺南大學圖書館
代售者： 嶺南大學書局(廣州康樂)
北平景山書社(景山東街)
文奎堂(隆福寺街)
印刷者： 茲興印刷場(廣州教育路)
定價每冊大洋壹圓陸角
中華郵政掛號認為新聞紙類